

跨天虹

(清) 鹮林斗山学者 编撰

《跨天虹》，清鹮林斗山学者编撰，内多涉及神魔因果报应之说。

本书残存卷三至卷五，现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。

鹮林斗山学者何许人也，迄今在学术界未见考证。

目 录

卷一（原缺）

卷二（原缺）

卷三

第一则 （原缺）

第二则 （缺目）

第三则 俊郎君鬼媒合昏

第四则 媼女子三度完烟

卷四

第一则 建月宫嫦娥遭劫

第二则 施神咒弄假成真

第三则 道士血污还本性

第四则 樵夫遇鞠得团圆

卷五

第一则 江上渔翁居□□

第二则 房中妖艳抱阁黎

第三则 仙境偶然联异眷

第四则 盲儿宛转雪奇冤

卷一（原缺）

卷二（原缺）

卷三第一则（原缺）

卷三第二则（缺目）

（上缺）出房，转过天井，只见屈氏与濮义老婆痴呆呆的立在那里。友生看见，吃了一惊，连忙回转书房睡了。屈氏与濮义老婆领了朝云，回到房中，问道：“姑爷怎么说？”朝云不敢隐瞒，从头直说，气得那濮义老婆捶胸跌脚道：“什么要紧，断送了我一个女儿！”鼻涕眼泪哭个不住。屈氏道：“适才嘱付你的，临期须要叫喊，为何你绝不出声？”朝云道：“我本要叫，无奈

姑爷将那蜜甜甜的舌尖儿填塞在我口中，一时叫喊不出。”只见那小川走过来问道：“这事怎么说？”屈氏将朝云的言语说与小川听了。小川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料不是个呆女眷，明日与他讲话。”屈氏道：“这是我们不是，与他何干？只是到了初六，要他拜花烛。若还不肯，须索处治他一番，方出此气。”大家怨怅了一会，各各睡去。不题。

且说友生为这朝云，一连住了几日，每每黄昏时候，直等到二三更天，方才去睡。想道：“我与朝云勾当，他父母若还知道，必定加之颜色。若不知道，缘何截足不来？这事大有可疑。我明日私下问他一声，方才放心。”候到次日下午，只见朝云独自一个在角门□□□□□。友生四顾无人，走到身边问道：“朝云姐，为何晚间不拿茶来？”朝云道：“母亲知道了，连赠嫁不稳哩。”友生听了这两句话，不加思索，已是回报肚肠，笑道：“缘份若此，何命之蹇也！”这日到房就睡，想道：“不要没主意，明日回去吧，若再迟延，便落他局了。千着万着，走为上着。”到了五更，穿好衣服，出房竟往后门一溜，逃之夭夭去了。到得家中，父母尚未起床，便到房中收拾铺陈银两，叫琴司挑了，连父母也不别，雇了一只小船，往望州进发。不题。

且说小川清早起来，差濮义去叫厨司、定戏文，家中打点，好不热闹。大家忙了一会，只见濮义老婆慌慌张张走进来道：“昨夜失贼了！”后门已是大开，检点家中并不失脱。前前后后俱已看到，只有书房失了一个女婿，连忙报与小川知道。小川晓得他逃走回家去了，再叫濮义请来。濮义走到陆家，见了天成，说道：“家主多拜上相公，今日要姑爷另拜花烛，特道小人来请。”天成道：“自那日到你家来，并不见他返舍。”只见管门老儿进来对天成道：“小相公天未明敲门进来，叫琴司挑着行李，不知那里去了。”天成即将此话覆了濮义。濮义领命而去，回覆小川。大家一场扫兴，气得十生九死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友生一程来到杭州，看见西湖景致，不胜欢喜。盘桓数日，再四流连，又恐父母差人追寻，须索远遁才是，即便渡江。盘山过岭，吃尽奔波，行了半月，已到江西地面，落了饭店。想道路已远了，不必再行，思量觅一住房，安顿身子，用功读书。只见店门前走进一个客人，也是投宿的，因来迟了没有空房，就与友生合着一个房儿，彼此拱手。友生问道：“请问老兄贵姓大名？仙乡何处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弟姓严名真，住在吴门。”友生也通了姓名乡贯，两人俱是同乡。友生道：“老兄到此贵干？”严真道：“家兄严悦，现任吉安知府，幕中乏人，家兄特令小弟返舍，觅请幕宾，因而到此。但不知尊兄到此何干？”友生道：“小弟有一敝友，在吉水作邑，特请小弟入幕。不料中途闻报，他已丁艰回去，所以羁迟在此。”严真道：“不知尊兄肯到家兄敝署去

么？”友生道：“小弟匪才，恐不堪为令兄鞭策。”严真见他言语温雅，人物稀奇，必是个有学问的人，要他同行，庶免归家，省却往返之劳。遂叫店主人设下一壶一菜，两人对酌。言语投机，竟成莫逆。到了次日，严真替友生算还饭钱，二人雇了轿马，一路往吉安进发。

且说朝云自友生去后，朝思暮想，病了一年，把一个粉装成、玉辗就的容貌，弄得骷髅相似，服药祷赛，全无应验。临死之时对母亲道：“孩儿大约不济事了，箱内有一题诗汗巾，千万要与我带去。”濮义夫妻连忙向箱中寻觅，果然有一汗巾，将来递与女儿。朝云看了这件东西，倍增伤感，霎时间便瞑目而去。竟与巧巧之死却无两样。

要晓得这两个魂儿，是与友生不肯干休。果然精灵不泯，到了阴司恰好遇见巧巧。说来都是陆友生的冤家债主，到了阎罗案前，双膝跪下，把陆友生的薄情短义，哭诉一番，还要思量回阳，与他聚首。阎王即查姻缘簿上，陆士善与巧巧、朝云夙缘已满，无容再合；更查得陆士善本该少年科甲，因他无故弃妻，上帝嗔怒，将他前程革去。二人听了，哭倒在地。阎王道：“你二人阳寿虽未该绝，但已脱胎离舍，不得回生。且放你作浪荡游魂，遨游尘世，直到阳寿终时，再行发放。”二人随风化影，离了阴司，一径往吉安府来。正是：

冤家本是前生结，来世冤家今世成。

按下不题。

且说濮小川养了这个女儿，受尽万般气恼。女婿逃走出门，杳无音信，养着女儿，终无结局。若还改嫁，倘若女婿回来，又费周折。正在那里与屈氏宛转踌躇，没法布摆，闻得朝云死了。小川道：“我们不若将朝云当作女儿开起丧来，只要瞒得陆家耳目。”屈氏道：“依你见识，将大乔着放何处？”小川道：“我有一个表亲，叫做孔方，他领我三千本钱，在吉安府开张饭铺，将女儿寄送他家，待事冷落，另择一配，岂不干净！”屈氏道：“只是女儿自小在我身傍，怎忍舍他远去？”小川道：“事到其间，不得不如此了。”便与濮义夫妻说知。濮义也落得如此，即报到陆家，说大姑娘死了，殡殓成礼。陆天成夫妇都来哭吊，信为实然。只是苦了朝云，活也要他替，死也要他替。不觉过了七七之期，小川另差管家濮忠夫妇，准备盘缠行李，随了大乔直到孔家。濮忠先进投书。孔方见书，便请侄女进内，见过了礼，收拾房帏与他住下。孔方就嘱付媒婆，要寻亲事。那知这个滞货，到处不通行的，一连说过四五十家，没有一家落马。又耽搁了几个年头，绝无受主，媒婆说合之兴渐渐已阑，大乔要嫁之心也渐渐淡了。正是：

命运不该天喜动，红鸾偏照别人家。

且说陆友生在严悦府中做了五年幕宾，囊中积蓄也饶，就改名严豫，随任

进学。一日忽有报来，钦取严公进京。严公欲带友生同去，友生想道：“多年不回赴考，这秀才已是久旷的了，若回去时，岂不两头脱空？不如再待两年，乡试中得一名，娶他一个标致娘子，那时衣锦荣归，一举两得，却不是好！”写书一封，烦严公带回，自己租了一间民房住下，且自用功读书。

适值七月七日，家家乞巧穿针，友生想道：“今日是巧巧生日，我若在家，必与他称觞欢喜。如今天各一方，急切里不得见面。”不觉流下泪来。便口占一律道：

两地相思各泪流，天边枉自说牵牛。

难消帝女千年恨，欲解仙媛七夕愁。

绣阁雨云情耿耿，绮窗风月思悠悠。

巫山远隔银河水，悲断人间宋玉秋。

吟罢，只见门儿呀的一声，不知甚么人来，且听下则自有分晓。

卷三第三则

俊郎君鬼媒合卺

却说友生见门开响，抬头看时，只见一个妇人，年约三十上下。友生急忙起身，上前施礼，问道：“娘子何家宅眷？到此贵干？”那妇人道：“老身姓魏，不知进退，特来为相公作伐。”友生道：“承魏娘见爱，深感美情。只是在下立心，必得才貌双全的女子方肯娶他。”魏娘道：“老身说千说万，并不曾误却人家儿女。这位姑娘年已长成，生得如花似玉。相公若娶得成，将何以报我？”友生道：“果如所言，自当重谢。”魏娘笑了一笑，起身告别。友生问魏娘住居，魏娘道：“大街东首第三个牌坊下便是。”魏娘别过，即转身到孔家，与大乔做媒。孔婆道：“我女儿说过几十头人家，只是我不中意，所以迟延到今。今日魏娘说的，必是好头脑。”魏娘道：“这严相公人才出众，是个当今饱学秀才。”孔老晓得是太尊的幕宾，自然有力量的，即便应允。

到了次日，友生去见魏娘道：“昨承所论，愚意必得这女子靛面一见，方才放心。”魏娘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即同友生走到一个大户人家，请友生坐下，自己进去。有一杯茶时，只见两个丫鬟扶着一位女子，轻移莲步，袅袅娜娜走将出来。直至厅下，对友生行礼，立了少顷，便同魏娘转身进内。友生见了，神怡心爽，好生欢喜，以目送他进了中门，方才转眼。不料地下失了一条汗巾，友生拾起，恐人瞧见，不及细看便藏在袖中。魏娘出来，即便起身，一路里问道：“相公可中意么？”友生欢喜道：“果是一品人物。但不知要多少聘金？”魏娘道：“聘金他也不论，只要入赘过去的。”友生道：“这也使得。”当下就别了魏娘，择日行聘成亲。

到了吉期，友生打扮停当，行人已来。即便上轿，迎到孔家。合卺已毕

，魏娘谢了出门。友生走到房中，看见这个新娘，心里惊讶道：“怎么不像前日相的？大有原故。”连忙扯到面前，仔细端详，不觉暴跳如雷的嚷道：“那里来这个怪物！我前日相的是十七八岁一位标致女子，你们掉了包儿哄我，我要去告状哩。”孔方听见房中聒噪，即忙走来询问。听了友生这些说话，便道：“我的女儿何曾有人相着？这话从那里说起？”友生道：“那魏媒婆同我来的，两个丫鬟扶出一位女子，生得如花似玉，那里是这个东西！”孔老道：“你敢是见鬼哩！那里有如花似玉的与你相。”友生道：“岂有此理！相亲这日，那女子还遗下汗巾一条，我拾在此，拿来你们看。”急到箱中取出汗巾，递与孔老。孔老接来一看，上有蝇头细字。友生接过方才看见，念了一遍，惊道：“好奇怪！是我赠朝云的汗巾，缘何在这女子身边？只要问媒婆，便知端的。”要孔老同去。孔老见他语言诧异，也要寻着媒婆讲话。

两人气昏昏走出大门，到得第三个牌坊脚下，只见都是一片空地，那里见个房子？媒婆也不见面。二人目瞪口呆，朝这空地看了一会道：“好奇怪！好奇怪！”问那邻近的人，个个都说没有什么魏媒婆，这空地十年前做了检尸场，所以无人起屋居住。翁婿二人面面相觑，难以解分，只得怏怏而回。对家中说了，各各称怪不已。

友生坐在房中，将这汗巾儿翻来覆去，想了半日，全没理会，也只好丢开肚肠，置之不问。只是如今娶了这个妇人，又弄得不上不落，必须再逃，方得脱离此难。一夜不睡，挨到五更，开门竟走。不料被管店的瞧见，报知孔老。孔老即唤三四个童仆追寻。半途赶着，扯了转来。孔老夫妇十分气恼，对友生道：“事已如此，贤婿为何不别而行？难道将我小女弃而不管，使他白头抱恨？岂是君子所为！”友生低头不语。孔老晓得大乔初次嫁的丈夫，已是逃走去的，如今见这个又走，恐怕去而不返，又是一桩不了之事，不由分说，竟推他到房里，将门锁上。四处窗楹墙壁，防得紧紧密密，三餐茶饭用一转斗传进。如此布摆，任你有翅难飞。

友生坐在房中，犹如槛猿笼鹤，无计脱逃。没奈何，忍气吞声，延挨朝夕。孔老想道：“女婿不是犯法罪囚，如何幽禁在内？不若将大乔黄昏放他进房，清晨出来，一则使他不见丑貌，二来又好同床。后生家或者回心转意，也未可知。”那知这陆友生比那鲁男子柳下惠的心肠更坚几分，一任他睡在身边，毫忽不动声色。过了几日，连大乔也不肯进去。这也是友生一点求才爱色的真心，所以坚执如此。

不料孔方运倒。一日三更时候，忽然门外人声喧嚷，劈门上瓦，都是盘头盖脸一班强盗，明火执杖打进房来，惊得友生无处躲避。四下搜寻无物，就把友生绑缚起来，将火草浑身烧烤，逼着献宝。友生受苦不过，只得说道：“要

。此是后话。

且说孔方夫妇待强盗去了，在床下扒将出来，检点家中银物，足足没了三五千金，又没了一个女婿，一时人财两失，好不气苦，未免经官缉获。正是失贼遭官，闷闷不乐，染成一病，寒热交加，不数日间，呜呼尚飡去了。孔婆亦相继而亡。大乔哀恸过于亲子，守了三年孝满，尽礼殡葬。一分兴头人家，没了这两根中厅柱，弄得七起八倒。大乔年纪虽有，未曾适人，终是女孩儿家景藏，那里约束得落众人，只好置之度外。一日想道：“我年已若大，一身无主，连嫁二次，丈夫俱成画饼。我如今也不想什么好处，且收拾回去，见我亲父母一面，削去这几茎头发，出家罢了。”就叫濮忠夫妇与他商量。二人依命，大乔便收拾停当，雇了车辆，三人取路而回，不题。

且说陆友生一路望吉安府来。到得孔家，只见门庭萧索，不似旧时热闹，好生疑惑。忙问对门一个老者道：“孔家近来何如？”老者道：“孔家盗劫之后，夫妇双亡，房屋已卖与别人。”友生道：“他还有个女儿，如今住在那里？”老者道：“他的女儿三日前已搬去了。”友生道：“他搬到那里去？”老者道：“这个实落不知。”友生闻了孔家一败涂地，娘子又不知去向，心里十分凄楚。同了琴司无处投奔，只得再计归程，望前途进发。

已到玉山地面，一路奔波，未免受些风霜之苦，染成一病，只好住下饭店将息，延医调治。不料日重一日，病势几危，囊空如洗。琴司忙了手脚，来与店主人商量，要卖自己身子，为主人后事之费。店主人道：“你若去了，谁人伏侍相公？”琴司道：“且先成契，待我相公吉凶下落，我去不迟。”店主人道：“这也使得。你一边去和相公商量，我就与你寻个主儿。”当下琴司对友生说知此事。友生含泪道：“事到其间，也说不得了。只是难为你一片好心，倒是我连累你了。”说罢又哭。琴司道：“相公不必过哀，此事不过权宜之计，相公若有原银，依旧赎小人回来。”两人正在那里商量，只见店主人走到窗前叫道：“陆阿哥，对你讲话。”琴司出去。店主人道：“售主倒有一家，止肯出四两银子。”琴司道：“待用甚急，随他罢了。”店主人即去说知，约定次日成交。琴司次日即同店主人到了那家，立了文契，便交银子。回到店中，请医服药。正是：

药医不死病，佛度有缘人。

过得三五日，病即稍愈。看看到了望月，身子强健，友生道：“我病已好，你且到他家去罢。”琴司拜别主人去了。

且说那琴司新主，姓陈名衍。父亲陈国柱，现任陕西督学，因路途遥远，不带家小同行。母亲钱氏，课子读书，年已一十四岁。琴司到了他家，磕头行礼，拜见主母、小主，然后厨下相见嫂叔弟兄。平素做人滑溜，到处人人欢

喜。就是陈公子，知他卖身救主，是个义仆，也知重他，毫不加以威福。

一日，提学公寄书转来，书上先以请先生教公子读书的话，十分淳笃。琴司得见，对公子道：“老爷书上要请先生，相公何不就请小人的旧主倒好。”公子道：“知他学问何如，你就轻易开口！”琴司道：“小人虽不知他的学问，只晓得他当初在家里时节，十二岁进学，十六岁补廪。后来到吉安府做幕宾，不及回家赴考，随任又批道进学。这个光景，想是晓得做文章的。”公子笑了一笑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就写个帖子，你拿去请他来吃酒。”公子就写个即日候教的帖儿，着琴司拿去。

琴司走到饭店，见了主人，递出帖子，说这缘故。友生欢喜不胜，便整顿衣冠，写一拜帖，就去拜他。一进了门，陈公子倒屣出迎，十分礼貌。分宾主坐下，叙过寒温。茶罢，讲论些古文时艺，娓娓不倦，无不透快。陈公子听了，便道：“先生名言高论，令人领会不少，茅塞顿开。”友生道：“不敢。”当下摆出酒肴，二人把盏对酌，饮至更深方散。就留先生在书房歇宿。到了次日，公子对母亲说知，要请这先生坐馆，夫人应允。公子备了贽礼，请先生登堂上坐，拜了四拜，□□关书。当日坐下，不题。

且说大乔出门，因陆路辛苦，叫了一只浪船，沿长江一路而回。行了几日，江中风浪滔天，难以进棹，船泊大姑山脚下。不料到了二更时候，江中水贼一拥上船，把主仆三人捆了。丢在江中。将箱笼什物，袭卷净尽，一伙而散。正所谓：

不是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。

大乔若不遭此颠危，怎得后来夫荣妻贵！这是下则。

卷三第四则

媼女子三度完姻

却说大姑山下，长江大流，就是丢了万万千千落去，那里查账？大乔合当有救，浮到一只座船边。船上艄公看见喊道：“上流头有一妇人余来，快救快救！”众人拿篙的拿篙，下水的下水，捞将起来，还有三五分喘息。那仓里的官儿，便叫艄婆与他解了绳子，换了衣服，安息片时，然后叫大乔到仓里问他来历。大乔将父母根由、嫁张嫁李，以致中途遇盗的话，细细说了一遍。那官儿连声叹息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”因把眼瞧他一瞧，果然面目可憎，人人不中意的：“如今年已老大，还是闺中处子，况又是好人家出身，流落在此。我今若不提携，必作沟渠之鬼。”对大乔道：“婚姻迟早，命中分定，你不须性急。我今收你为女，你且在我身旁权住几时，待我慢慢觅一个有才貌的丈夫配你，送你回去。”大乔欢喜道：“大人既有活命之恩，又成就孩儿终身大事，异日衔环结草，不足以报万一。”便移一张椅儿过来道：“爹爹请坐，待孩儿拜

谢再造之恩。”那官儿公然上坐，看他拜完，然后迁坐。过了一日，沿途讨了两个丫鬟，陪伴大乔小姐。

你道这个官儿是谁？就是那请陆友生教书陈衍的乃尊陈国柱，现任陕西督学，正去到任。也是大乔造化，遇着这个活命恩人，又受荣华富贵。只苦了濮忠夫妇，已葬江鱼腹中，深为可怜。陈公到任，一清如水，只因为人古拗，不肯逢迎上司，做了三年，被按院参了一本，降作福州知府。陈公即带了大乔望闽中进发，到任之后，便差人迎接家眷。

且说陈公子资质鲁钝，得了这个明师，朝夕论诗论文，师友情同骨肉，不觉已是三秋。一日闻报父亲降作福州知府，陈公子心下虽然不乐，且喜任所不远，可以携老挈幼同享荣华。又过几时，差人已到，即便束装荣往。陆友生要辞馆归家，无奈这陈公子再三苦留，不得已，一同前去。

到了福州界上，人夫轿马俱已等候。大家进了衙门，小姐拜见母亲。陈公便将大乔来历说知夫人。夫人道：“女儿偌大年纪，缘何在陕西三年不与他觅一佳偶？”陈公道：“他是吴门生长，必配本乡本土的人，后来父母能够完聚。”夫人道：“有理。”当晚设席，陈公请先生叙话，父子师生三人对酌。酒至数巡，陈公道：“小儿愚鲁，蒙先生造就，言语规格不似旧时顽劣。”友生道：“不敢。令郎颖悟过人，闻一知十。晚生荒疏已久，恐不堪为令郎师范，望大人莫责。”两边问些行踪，论些书史，直到更深方散。

次日，公子即同先生后园读书。此时正是三月初旬，牡丹大放，大乔小姐随了三四个丫鬟，到后园赏花。转过书斋，不料与友生打个照面。友生连忙回避书房去了。丫鬟随了小姐，各处观花游玩，尽兴方回。那知这位友生润破纸窗，悄悄窥视，想道：“这个小姐，虽然珠翠满头，并无半分颜色，故此偌大年纪尚未适人，耽误青春，深为可惜。”把眼儿直送他进了园门，方才走开。连声叹息道：“小姐，小姐。你的苦就是我的苦一般。我陆友生才貌兼全，今日也像你孤身独自。若论起我来，你守孤闺，亦不为过。”正是：

好丑形虽异，孤灯两地同。

这一席想，不过是偶然触兴，也就丢开手的，那知这心儿里到朝朝暮暮把这小姐牵挂起来，动了无限凄楚。追前想后，自悔：“当初少年全无主意，父母为我娶了濮氏，虽然容貌丑陋，也是花烛夫妻，缘何逃走出门？后来配了孔氏，也就罢了，为何一年之内并不与他同床？都是这些强盗可恨，捉我出门，我就生定主意，竟不回去。若强盗不捉我出来，我或者回心转意，也未可知。如今年将四十，兀自孤身；早知今日凄凉，深恨当初执性。正是：

一着不到处，满盘俱是空。

父母年过六旬，不能追随膝下。这两家的女儿，或嫁或守，不知下落。朝

心，要将大乔许配先生，所以这日大乔不出相见。陈公夫妇坐了上席，先生西向，公子东向，大家欢饮，尽醉方休。到了次日，少不得会同年兄、主考，接连忙了一月方闲。

一日，陈公对夫人道：“我向要将大乔配与先生，如今他已中了，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。”夫人道：“只是女儿容貌粗陋，年纪又大，先生倘若不中意，如之奈何？”陈公道：“且做了亲，再作道理。”当日就去拜了一个相知，姓柯名冰，央他作伐。柯冰应允，即便来拜友生，说起陈公小姐婚事。你道友生正是渴想不到的人，今日陈公俯就，有个不纳的理？便满口应承。选了吉日，寸丝为定，就在府里成亲。

到了花烛之夜，合卺已完，归到洞房，那友生搂了小姐的香肩，将个银#把他花容照了一照，叹口气道：“我的命，我的命！”小姐答道：“我的心肝，我的心肝！”友生笑了一笑，便走了开来。小姐怒道：“我不过因你见爱，叫我这声，我不好拂你意思，答你这句，为何你就笑我？”友生道：“卑人也不是笑小姐，也不是叫小姐。卑人只怨自己的命，故此叹息。”小姐更怒道：“你落魄江湖，亏我兄弟留你栖身，如今又亏我父亲随任得第，我一个千金小姐，翠绕珠围，难道配不得你这个瘠举人过？你还要怨命？”说罢，号淘大哭起来。友生再三哀求苦劝，他越发哭得响了。一头哭，一头嚷道：“你分明嫌我貌丑，要思量逃走么？你若走了，我就叫爹爹上你一本，革你前程，害你性命。”说罢又哭。友生忙了手脚，恐怕陈公夫妇听见，不好意思，连忙双膝跪下道：“小姐暂饶初次，以后再不敢冒犯龙颜。”便将衣袖去掩他一尺阔的大口。大乔见他十分周旋，也便住嘴，问道：“必竟你这怨命，为着何事？可一一说与我听。若有半句谎言，罚你跪到天亮。”友生道：“卑人十八岁时立定主意，要娶个盖世无双的美女为妻，不料一时父亲为我配了濮小川的女儿，十分丑陋。拜了花烛我就逃走出门。后来又娶了孔方的女儿，也是一般，我又不别而行。如今娶着小姐，相貌端庄，十分中意。这个叹息只为卑人命里该娶千金小姐，故不肯与这些出奇丑妇为婚，岂不是我的命？”

小姐听了这篇说话，纳不住的笑了一笑，扶他起来道：“你的命就是我的命。我当初嫁了一个陆士善，拜了花烛逃走去了。后来又嫁了个严豫，也逃走去了。如今嫁着相公，恐怕你又要逃走，所以这才含羞答应你这一句。”友生道：“听你说来，那陆士善是我，严豫也是我，今日娶小姐的陈冲亦是我。难道小姐就是濮家的女儿、孔家的令爱不成？”大乔道：“我也不必瞒你，那濮小川的女儿是我，孔方的阿爱也是我，今日嫁你的小姐亦是我。”友生道：“我说天下那有第二位，毕竟还是你。真姻缘□□□所难违。”两个说笑一场，解衣就寝。方才言语参差，少不得被窝中去和事。一个是半老含花的闺女

天下的事，人莫之为而为，莫之致而至，都是天也、命也，非人之所能为也。思之省之。

卷四第一则

建月宫嫦娥遭劫

诗曰：

月明风静野云间，把酒高歌乐自然。

世事如同棋一局，但存正道对苍天。

天道不正，则风雨愆期，人生灾厉；君道不正，则政治不修，民多奸诡；人道不正，则帷薄不修，家多邪罔。尧时廿年大水，周朝六月陨霜，汉代白虹贯日，玄宗遍野飞蝗，这是天道不正的所在。还有君道不正的，如当初秦始皇灭了六国，天下一统，若肯忧勤惕厉，修德行仁，传代子孙万世，也未可知。忽然听信方士之言，赴海外去求神仙。其时就有一个黄冠道士，见始皇东巡，伏谒道左，夸炫仙术，变幻神奇，历历如见。始皇听他言语，半信半疑道：“朕因东巡，未遑接教，待回朝之日，差人召你与朕细谈。”道士告退，即驾一朵白云飘然而去。始皇见他如此奇异，懊悔当面错过神仙，空劳海外跋涉，匆匆封了泰山，立时回朝。早已这道士俯伏朝门之外，内官启奏始皇，即宣入宫，对坐谈玄，十分起敬。始皇问他行踪，便答：“贫道苍梧北海，顷刻翱翔，那有定迹？只因天上玉清宫门槛，向□□檀槐梓，八宝装成，因年深日久，尽行蠹坏，贫道意□将银子筑实造成，以耐永久，并壮观瞻，不识陛下肯鉴微诚，大开弘愿否？”始皇道：“门槛之费能值几何！但不知宫门长短阔狭，也要比个数来。”道士道：“贫道已曾量过，长一丈一尺，阔二尺，高一尺，须得三万六千两方穀。”始皇即遣宫人将内帑钱粮如数发出。即唤许多银匠，立限五日造成，四面雕凿龙凤花鸟，水□云纹，极其工巧。始皇对道士说：“这样一条重槛，如何上得天去？”道士说：“不烦陛下过虑，贫道五日后亲自来领。”果然，到了五日之后，只见一只白鹤飞入宫来，将门槛衔于口中，犹如一苇之轻，飞向空中冉冉而上。始皇伫目久之，见他竟入云中去了。满宫之人，无不骇异，俱道天子福洪，有此奇遘。始皇亦道自己福德所致，各各称扬不已。

谁知到了五年之后，那道士改扮俗妆，将一块银子到银铺内倾销。银匠认得上有凤翅龙纹，像在皇宫所造的，即将银子兑换于他，施从所之，首告在县。县官即差捕役多人，亲自到彼捕获。那道士见了众人，知觉来意，将身一缩，竟入地中去了。差人四下搜寻，并无踪迹。直搜到大树根头，见有衣裳露出尺许，知县晓得是个妖道，即将猪狗血从空泼去。众人掘下，这道士直僵僵立

在土中，银门槛就在脚下。众人拿起，将绳捆了，便把门槛掘开，用百数人扛拽而出，一同解赴始皇。始皇旨下，将道士问了劓罪，银门槛依旧抬入宫来，归了内帑。

这是民生奸诡的所在。如今单说一个人道不正的故事。在嘉靖年间，浙江严州府遂安县地方，有个进士，姓郭名林，号仙公，曾任山东兖州太守，丁艰在家。夫人元氏，年及五旬，生有一位公子、两位小姐。公子名唤郭宗贤，年方一十九岁，早已采芹入泮。大小姐年方十六，乳名珍珠，二小姐年方十二，乳名掌珠。珍珠小姐生来情性闲雅，喜怒不形，爱吃的是清茶淡饭，爱穿的是缟衣素裳。身面上若着一点浓艳的颜色，他就坐卧不安，必欲去之后已。这样一个性情，要晓得体貌自然出人头地的了。母亲见他如此妆束，常戏以嫦娥呼之。

一日中秋佳节，桂花盛开，郭仙公与夫人在厅前赏月观花，正是月映杯中，香浮席上。酒至数巡，仙公道：“今日玉宇无尘，冰壶映彻，只少嫦娥开了月宫，幻作霓裳之舞。”夫人听见嫦娥二字，只道唤大女孩儿，忙对丫鬟道：“请大小姐出来。”丫鬟走进绣房，随了小姐行至阶下，夫人笑道：“嫦娥来了。”仙公将女儿定睛一看，浑身缟素□□□映花容，顾盈窈窕，宛然玉人相似。对夫人道：“女儿虽似嫦娥，奈无广寒宫贮之。”只见珍珠小姐款步登堂。见礼已毕，依傍坐下。三人饮了几杯，看看月转西斜，收拾绮筵，归房就寝。仙公想道：“女儿有此美质，俨似嫦娥，不若把后园起造一所月宫，将女儿贮在里面，然后招他一个状元的女婿，岂不光显门楣？”正是：

月中扳桂迎仙客，天下瞻云贺状元。

仙公一夜寻思，次早梳洗已毕，踱到后园，前前后后揣量一番，觉得基址蜗窄，难于布置，须得十亩闲旷之地，才可展舒。踌躇道：“只好在城外择地便了。”当下随了两个家人，乘了小轿，离城数里，是个静僻去处，中有平洋大地，四望皆山，景致甚雅。仙公差人访其业主，用价买了。不日鸠工，费却五六千金，整整造了一年，果然十分齐整。那时正值中秋前后，只见：

素宇横空，银河耿汉。檐牙高琢，无须五彩施妆；地势纡回，却借天花点缀。管弦呕哑，常邀帝子之灵；笑语喧和，半鼓湘妃之瑟。明星炯炯，妆镜齐开；冷袖□□，晓鬟初启。脂水绝涨流之膩。□兰霏冷艳之香。白云片片飞出洞房，皓雪层层堆装素壁。桂蕊散黄金之粟，蟾光吐白璧之烟。漫拟琼楼琬室，偏宜玉女瑶娥。

却说仙公造完月宫，门楼上置一匾额，写着“广寒清虚之馆”。珍珠小姐梳妆雅淡，点缀萧疏。即差几房家人、十数侍女左右服事，送住在宫中，终日登山临水，赏月观花。

一日，到了黄昏，月朗星稀，云闲风静，小姐登凌霄阁上赏月。到了二更时分，只见窗外罡风四起，草木震栗。俄而鸦飞鹊乱，狐啸猿啼，都是伺厉鬼，杂沓而来。小姐即忙欲归卧房，又见临后走来却是一个白额猛虎，跳入阁中，将小姐一扑，衔了就走。侍女在傍，惊得魂飞魄散，连忙传与苍头。众人赶来，却不见了小姐。大家忙了手脚，即时点走火把四山搜寻，绝夫影响。星夜赶入城来，报知仙公夫妇。仙公十分追悔，怨着夫人道：“好好一个女儿，将他比为嫦娥，如今离却月宫，不知那里去了。”夫人怨着仙公：“偌大女儿，本该放在身傍，谁人叫你造这勾魂的月宫，送了他性命！”两人互相怨怼，不胜悲楚，便随了家人出城来到月宫，痛哭一场。差人满山寻觅骨殖归葬。家人寻了数日，并不见影，也只得罢了。仙公夫妻望空哭祭一番，将这些从人使女，依旧收拾回去，不在话下。正是：

广寒宫里无人伴，哭杀嫦娥被虎衔。

且说山后就是兰口地方，有个樵夫姓金，原是市上卖柴为业。夫妻二人年老无嗣。忽一日街头遇着一个小子，年方六岁，身上衣服甚是华丽，相貌却也端庄。两眼望着，南北张皇，东西回顾，却原来是个迷失路途，汪汪泪落。金老领他回来，当作螟蛉之子，取名金玉。恐他晓得父母的来历，日后认得回家，金老到搬家眷入山居住，远却市上百有余里。日常也不许他轻易在人前出口，所以山中人不知来历，竟认以为亲生儿子一般。后来金老夫妻去世，他就接着砍柴生意，年已将近一十。

一日，早起上山砍柴，阴风惨惨，白露漫漫。转过山湾，只见一个陷虎阱中隐隐妇人啼哭声响。金玉上前张望，却是一个绝美妇人，珠翠满头，仰天号泣，叫道：“救命！救命！”金玉想道：“这样一个妇人，救他起来，不要说嫁我为妻，只这一头珠玉，也应谢我。”连忙把那阱木放开，解去绳子。无奈这阱底有数丈之深，难于布摆。想了一会，便向扁挑头拿条缚柴索子，解开放下。那妇人捏定索头，随势而上。将金玉倒头四拜。金玉正待开口问他来历，那妇人向空口跳，变成一个老虎，咆哮而去。惊得那金玉满地乱滚。少顷看时，不知去向。金玉想了，甚是诧异，依旧上山砍柴。

不说金玉一路寻思，且把这老虎的来历说个明白。却说兰口山中口嘴崖上有个道士，姓萧，名道延。他在这个所在，餐松食柏，养气修元，功夫已成八九。一日魔头到来，思量要吃生人脑子。闭目坐在崖上想道：“须是变了老虎，方得此食。”偶然到一庙里，佛柜之下藏着一张虎皮，道士将来穿了。想起《云笈七签》内有黄鼠三变神咒，率地变成一个猛虎，雄心陡发，横行山曲，见人便啖。因此惊动地方，人人畏怖。官府差猎户随山掘阱，即地张罗。那日这虎走出山来，陷入阱中，他就变为妇人。刚刚遇着这个樵夫，救他脱离罗

网。道士每每感念金玉活命之恩，怜他孤身独处，要觅一个佳偶与他。正撞着郭仙公起造月宫与小姐居住，那道士就发这点报德的心肠，将这珍珠小姐衔去，要与那樵夫为妻。却是不知樵夫住在何处，且把小姐放在洞中，自己去念了脱皮的咒儿，依旧变成道士，去访樵夫住居，不题。

且说小姐被虎拖了五六个山头，惊得四肢酥软，胸中止得微微一线喘息。那道士烧了滚汤，拿了一丸定心宝丹，灌在小姐口内。看看苏醒，复知人事。晓得被虎衔来，幸而不为所噬，慢慢起身，四围一看，只见石床、石凳、石桌、石灶，在一个石室之中，开门七事，无一不备，却似一个小小人家。小姐想道：“这老虎拖我至此，不知何意。我且走出洞门，取路寻着自己月宫，回去便了。”只见洞外古木寒鸦，凄风绝涧，人烟不到之处，豺狼驰骤其中。小姐行行且止，不胜苦楚，复入洞来，大哭一场，不觉腹中饥饿。看见盆内口光影影，小姐便到灶下举起火来，煮好了饭，哽哽咽咽吃了一碗，坐在那里。

这道士提了些獐%鹿鹿之肉，走进洞来，见了小姐，放下行礼。小姐才晓得是个道士修真之所，便上前拜道：“妾本郭知府女儿，被虎拖到此处，望师父送回，多谢你些金帛。”道士道：“这个使得。待贫道先打听了小姐府中住处，然后送小姐回府。有屈小姐宽住几日。只是深山之中，饮食卧具不称小姐应用，望乞恕罪。”小姐道：“有个缘故。孤男寡女居此山僻，未免李下瓜田，被人嘲笑。”道士道：“小姐差矣！贫道苦修三十余年，将有所得，岂生此邪念而恨亏一簣之功？小姐不必过虑。”道士即转身出来。小姐想道：“这道士对我如此礼貌甚恭，料无覬觐之心。且看他晚间动静何如，便可放心。”道士走到山外拿了一扇芦帘，将石洞中一宅分为两院，小姐在内，道士在外。

到得晚间，吃了夜膳，小姐和衣就寝。这道士在帘外灯光之下，大咬大嚼。吞唾咭&之声甚是触耳。小姐轻轻走下石床，在那芦帘缝中张望，只见道士拿了一个人头在那里咬嚼。小姐吓得心如小鹿，魂不附体，晓得自己的身子将来必为所啖，但事已如此，大着胆子张望许久，只见□□□□□吃□，把拳头在那脑（下缺）。

卷四第二则

施神咒弄假成真

却说珍珠小姐看见道士如此凶横，胆战心惊，依旧睡了。想道：“这道士到此夤夜不来污我，我回家日子有望了。”又想到：“他既是个老虎，我在这里是他口中之物，他如何肯放我回去？”翻来覆去，一夜无眠：“且看明日动静，便知吉凶。”到得天明，道士进来见过小姐，看那昨日供进的野味全然不动，他就拿了出去。少顷提了一筐瓜果，放在厨下，依旧去了。小姐看见这些瓜果东西，勉强吃了几个。当晚又去看看，不在意了。

一连过了半月，小姐对道士说：“妾离家半月，思亲若渴，求师父送我回家。所许之谢，决不食言。”道士道：“贫道已出山打听，郭老爷府上离此一月路程，贫道一时缺少盘缠，故此耽阁。”小姐想道：“我来止得一夜，如何就有一月？这分明是道士弄鬼。”再三哀求，要他送回。道士只得把自己陷阱、樵夫救他，要将小姐配与为妻这些情迹，细细说与小姐听了。小姐道：“既要如此，何不送我回家，对父母说了，明媒正配，何等不好！”道士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你家老爷如何肯将花枝般的女儿，配与樵夫为妻？小姐且自宽心，待小道觅着了，自有好处。”小姐鼻涕眼泪，苦苦哀恳，道士只是不从，没奈何只得回报肚肠，看他怎生发付。

看看不觉又是一月。小姐想道：“这道士恁般作怪，缘何穿了虎皮，念起咒来便变成虎？他念的咒，我也听得耳熟，只是他这虎皮日日藏过，急切不能到手。”

一日，道士起早出门，小姐走到洞门，四下寻觅，只见石室之上有一虎皮。小姐将凳儿爬上，拽将出来，欢喜不胜。将来穿在身上，念起咒来，翻身一跳，身子忽然有力。耀武扬威，咆哮一声，山川震动，草木零落，摆尾摇头，竟出洞门而去。心下想道：“我如今回到家中，父母也不认我，况城市中又不便安顿身子，不如且先到月宫去看一看，再作道理。”

走过几个山头，望见楼阁巍峨，亭台峥嵘，想道：“此必是我故土了。”便一个虎跳，打到门前。只见门庭萧索，草木凄然，不似旧时宫阙。小姐便将头在门上一撞，那门已是洞开。□□□索走将进去，四顾凄然，悲楚不胜。看了一回，想道：“我如今不若脱去皮毛，依旧成了人形，寄信与父母，接我回去，何等不好？”便把浑身抖擞，全然布摆不脱。心中大怒道：“我这张虎皮若脱不去，终身成了畜类，将我这花容月貌撇却东流，如何是好？”便放声大叫起来，舞爪张牙，横冲直撞，气喊如雷，把一座月宫顷刻掀得七歪八倒。埋头丧气，依旧入山中去了。不题。

且说山前山后人家听见郭仙月宫坍了，都来观看。这些断椽碎槛，众人顺手拾些回去。不料郭仙公知道，即差家人赶来收拾。看见众人拖拖扯扯，家人捉了几个，放在黄保正家里送官。私下先是吊打，众人叫苦连天，千求万告。只见门前走过一个道士，听得哭声惨切，进内来看。其中一人是救他出阱的恩人——樵夫。访了月余，不获靛面，今日不期而遇。便走上前对管家道：“列位老施主，贫道不识时宜，有一言相恳。”众人道：“师父，你是地方长者，有话说来。明日要借重你做个证见。”道士道：“众人我也不管他，只是这个后生，是贫道的侄儿，砍柴买卖，养我老身。今日一时短见，得罪列位，贫道有一薄礼奉送，望乞宽宥。”遂递出五两一锭雪白银子过去，众人欢喜

收了。道士谢了众人，要领金玉回去，众人扯住道：“承你见惠，只除不再吊打，明日送官是要去的。”道士再三求告，众人不肯。金玉将道士一扯，到门背后问道：“师父，我与你什么相交，你将这五两银子救我？”道士道：“你不要管他，我慢慢与你说明。只是今日他们不肯放你，奈何？”金玉道：“若是师父救得无事，生死不忘。”道士想了一想道：“有了。明早你看见一个老虎走来，众人毕竟躲避，你却不要动身，我自各处。”金玉领命，二人散讫。正是：

施恩不知恩，施怨心常念。

君看祸福临，恩怨有定见。

按下不题。

却说珍珠小姐回到山中，想道：“这狗道士的皮被我穿了，又不知他怎生猴急。我且走到洞边，听他说些什么。”取路来到洞口，只见这道士正在里面吞皮嚼骨，口里连连叹气道：“好奇怪！好奇怪！一个小姐不知那里去了。”小姐暗自好笑。少顷吃完，便向石室上去取虎皮。却又不见，跌脚捶胸，叫苦不迭。哭道：“这是我养命之本，如今失了，岂不饿死？”又自言自语道：“我到也罢了，只是这个樵夫，我约明早到黄保正家里去救他的，如今没了这件东西，岂不失信于恩人么。”说罢又哭。

小姐在外听得明白，一路竟到黄保正门前等候。只见众人正在里面吃早饭，小姐跳入中堂，众人躲避不及，骨骨碌碌滚做一堆。只有金玉心照，全然不动。小姐把他一口衔了，打了两个虎跳，跳到洞边。此时洞门尚闭，道士在内叹气连天。小姐放下金玉，将头在门上撞了几下，避在侧边。道士听见门响，披衣起来开门，只见直登登一个死尸横在门口。道士定睛一看，认得就是昨日要救的樵夫，欢喜不胜，连忙烧起汤来，将定心丹研磨，和汤送下。金玉渐渐苏醒，道士扶进洞中坐下，问他来的缘故。金玉说知，道士十分诧异，暗合己言，也不说出。道士就把自己陷阱，变作妇人，感他救出，要将小姐与他为妻，一一说了。金玉才知旧时这段奇迹，今日方明。吃了午膳，作别归家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这伙管家、地方，见金玉为虎所食，带了余党入城，送官究治。官府问明，责了二十赶散。不题。

且说珍珠小姐听见，想道：“听这道士说来，他是我的丈夫。我方才仔细看他，相貌魁梧，眉目轩豁，像个贵家之子。眼前虽则采樵，他日必然成器。我嫁了他，也便罢了。有个缘故，只是我身上这件皮毛，难于卸下，肚中饥饿，无物可餐。我如今不若去坐在樵夫家里，显个神通，一者聊度口腹，二来图个出身，成了佳偶，却不是好！”一径先来，将门扇摔下，坐在里面。金玉走

到门前，见门大开，知是家中失贼。四下检点，并不失脱，转到房中看见这个东西，惊得两眼如弹，口如簸箕，望外就走。想道：“这个此老我却认得，就是早间救我到道士家去的，如今又来，敢是索谢不成？难道早间不吃得我，特来领情的么？想来殊为不解，待我再去张他一张。”

小姐见了金玉，把头乱点。金玉惊得直跳，又跑了出来。正遇着邻家一只狗子走过，他拿了丢在老虎面前，说道：“阿哥，些许薄敬，求你饱吃饱餐，别处顺溜。”那狗子惊得四脚朝天，只是嗷嗷叫喊。小姐将鼻子在他身上嗅了一嗅，掉转头颅。金玉欢喜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这老虎是吃素的，狗肉不吃，何况人肉！”大着胆子走到身边，将手要在他头上挠他几下，看他动静，又缩手道：“且住！不要如此放肆。俗语说得好，老虎头上岂是挠得痒的？想来无计可施，只得由他罢了。”且到厨下烧水做饭。只见这老虎走向灶边，摇唇鼓舌，似有求食之状。金玉盛了一碗饭，放在地下。老虎把舌头不消一’而尽。金玉又盛些与他，吃完依旧坐在那里，自己也吃了夜饭，点灯上床就寝。老虎也就走到床前，埋头瞑目，也自睡了。

金玉睡梦之中，只见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走到床前。金玉看见，问他来历。女子道：“妾乃郭太守女儿，与君有缘，偷荐枕席。”金玉晓得道士日间所言，便亲亲热热抱在床上，解衣就寝。两人极尽欢娱，如□□密，捧定腰肢，沉沉睡去。一觉醒来，却不见女子，只见这老虎的头已在枕边，惊得一身冷汗，连忙换在里床睡了。次日想了，十分疑惑。

这女子晚间睡去又来，曲尽枕边情趣，要与金玉立誓，彼此不嫁不娶。金玉那时不但要做夫妻，就是要他性命，他也肯和盘托出，当下应允，枕边发下千条誓愿。次日起床，金玉想道：“这分明是老虎作怪，迷惑人心，我须立定主意，远他才是。”张得老虎出门，连忙去收拾被席衣服，一道烟去了。正是

：

落花有意随流水，流水无情恋落花。

毕竟不知这虎走向何处追寻，下则自然详悉。

卷四第三则

道士血污还本性

却说珍珠小姐，自与金玉做了两夜梦里夫妻，十分亲热。到了晚间，不见樵夫回来，次日往外追寻。那知金玉住在一个朋友人家，正走出门，劈面撞着。小姐欢喜不胜，摇头摆尾，随了入内。那些人见了老虎走来，惊得摇旗呐喊。金玉道：“你们不要慌张，这老虎是我养家的，吃得一口长素。”众人以为奇异，走拢来看。果然温存如人相似。大家拿些荤腥与他，他却不吃。若拿面

筋豆腐到他面前，就如吞蝴蝶一般，哄动了村前村后，拿了素菜来看老虎。到教这老虎吃得不耐烦。

自此月余，人也看得平常了，老虎也看看没得吃了。金玉想道：“此处人烟稀少，不能供我两个衣食，不若远走他方，再生计较。”一路竟到金华地方。把老虎藏在山谷之内，自己扮作仙人模样，大言道：“我能伏虎以安静地方。只要布施钱粮百金，盖造茅庵，施主若肯凑成，我便骑着老虎到来，与你们看。”众人道：“你果然骑得虎来，我们就凑银子送你，还要你传授徒弟，以防后来有猛虎之变。”

金玉去不多时，果然骑着老虎而来。起初人都骇怕，后来看得老虎势甚驯良，众人就把银子攒凑送他。金玉仍骑老虎回山中去了。一路想道：“做此生意胜于砍柴，想是这虎前生欠我的债，日间与我挣银子，夜间与我做老婆，如今这个地方处处走到，人人看见，不以为奇，且再到他州别府，多趁他些钱钞，做个富翁，岂不是好。”便收拾包裹，牵了老虎，一路趁钱。沿途耽搁，走了一年，到得处州地方。身边约有数百银子，行李沉重，不便远行，就在此处觅了一间房屋住下。不题。

且说道士自没了这张虎皮，只得住在洞中，把着清斋，实是打熬不过。走出山外，并无一物可餐，饿得腰瘫肚软，骨瘦如柴。想道：“上年我要去救那樵夫，只因失了虎皮，不得去救，那樵夫又被一虎拖来，全了我的信行，毕竟这小姐将我虎皮穿了变的。我如今满山寻访，若见得他，须要求他还我，庶不致于饿死。”郎郎当当拿了一条杖儿，无山不到，见人便问，要晓得这样一桩奇事。人人听在耳里，放在心里，见这道士动问踪迹，正是三人口阔一尺，便晓得虎之所在。

直寻到处州地面，劈头撞着，这虎同金玉正在人家门前坐着。道士道：“郭小姐，你缘何在此？你弄得我好冷淡。”老虎见了道士，竟走到身边坐地，似有亲热之状。金玉认得道士，也上前施礼，谢他上年相救之恩。这些街坊上人，不知其中就里，都来盘问，道士随口回答去了。

金玉留道士到酒店饮酒。二人坐下，酒保拿上酒来，吃了几杯。道士对老虎道：“郭小姐，我好好留你在洞中，要寻着这位金官人和你成亲，缘何你将我虎皮穿了，做此勾当？你一个千金小姐，变此畜类，成何体面！”老虎朝着道士两泪汪汪，把身子乱抖。道士晓得他因身上的脱不下，故此做作。金玉对道士道：“师父所说，我在下竟不懂分毫，望师父明示。”道士把小姐的来历，并虎皮的事端，细细说与他听。金玉道：“怪道我与这老虎同处，夜夜有个美色女子来睡。如今求师父替他脱得这张毛皮，感恩不尽。”道士道：“这皮在我身上我会得脱，在他身上教我怎样脱来！”想了一会，问道：“这女子如

今夜里还来么？”金玉道：“没一夜不来。”道士道：“只好如此如此。”金玉道：“师父有何妙计？”道士道：“吃完酒，到你家里商量。”

两人又吃几杯，道士起身，金玉算还酒钱出门。回到家里，道士对金玉道：“我将这脱壳咒儿教会了你，夜间他来，你去教他便了。”

是夜，金玉将这咒儿教了小姐。次日清晨，老虎喉内咯咯有声，望地一滚，这虎皮竟自脱下。小姐立起身来，整衣束带，端然似嫦娥般美丽个女子。金玉不胜惊喜，对小姐笑道：“夜夜来□□□□么。”小姐含羞不应。道士要金玉与小姐□□□□□□为媒妁，从新拜了花烛。道士得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在在身上，念动神咒，跳出大门，竟望深山去了。

谁知这个山中合该晦气，有了这个东西，不论男女老少撞着就吃，不上半年，把那山中野兽、村内居民，吃个尽净。看看吃到后来，变人变鬼，骗来到口，十分利害。正是：

虎居市上终非虎，人在山中不是人。

世上遭逢颠倒事，只因家道失论评。

按下不题。

且说郭仙公自女儿被虎所食、月宫值□两桩变事，心下好生怅惘。过了几时，只见京中有书送来。仙公拆看，却是同年张存恕新升吏部尚书，知仙公服满，特来恭请进京补任，不胜欢喜。就写回书，打发人去讫，即收拾行李，买棹上京。

不一月间，已到京都，去见张公。礼毕，张公便道：“年兄草堂高致，白云自娱，真人中龙也。小弟虚受纳言之职，实有愧于杜郑诸公，深为惭愧。”郭仙公道：“老年翁位尊北斗，材擢中台，当今治平之世，正好夹囊置册。老年翁才量法天，推贤举能不忌同年，□□公。”张公听他这几句言语，似有出山之意，便道：“□□□□□□，尊讳小弟已贮囊久矣，故此差人□□□□□□□□推用。”仙公假谦让一番，遂告别去。次日□□回拜，就议上本补□之事。旨意下来，该部知道补了福州太守。郭仙公别了张公离京，一路无话。到了家里，打点到任之事。选□吉日，□□上□，不月余已到任所。行香已毕，开门放告。

且不说郭仙公为官一清如水，却说公子郭宗贤在任一年，□□打发他回家赴考。公子回家候岁试过了，依旧□到任所。经过处州地面，半途之中只见阴云密布，霹雳交加，不能前进，便对管家道：“风雨并作，且在这庙中躲一躲。”走进庙门，抬头一看，却是伏魔大帝。公子拜了四拜，就在拜□上坐着。待雨止便行。不料这雨转落转大，直到黄昏尚不住点，因问管家道：“此去饭店还有多少路程？”管家道：“还有十余里。”公子道：“只好就此安歇。

”便叫庙主整顿夜饭。众人吃了，就在庙中安寝。

到了二更时候，只见殿上金刀恍恍，铁甲森森，一位尊神站在公子头边道：“郭宗贤，听我分付：

孝妇□□哭墓田，须涂戌亥矢三千。

要知照乘根由事，水畔鸡飞好信传。

说罢，郭公子惊醒，叫道：“好奇怪，好奇怪。”管家已醒，公子道：“适才分明关爷分付我七言诗一首，义理甚不明白。”管家道：“小人睡梦中也听见的，只是一个字也不记得了。”公子逐句念来。管家道：“不差，不差。”公子摸拟半晌，不觉天已明亮。众人吃了早饭，谢过庙主起身。

公子一路想道：“须将戌亥矢，必竟是将猪狗血涂箭。孝妇哭墓田，难道将箭去射那孝顺的妇人不成？”又想道：“要知照乘根由事，照乘是珠。呀，好奇怪，我妹子名唤珍珠，他已被虎所食，难道在此地知他根由？末一句实解不来。”踌躇未决，不觉已到饭店门首。众人下马。

晌午，只见门前一群猎户跑过。公子问店主人道：“这些是甚么人，如此慌忙？”店主道：“俱是猎户，前面想是那老虎又来了，众人去赶。”公子道：“这虎为何走出市镇上来？”店主道：“相公，说起话长。这老虎甚是利害，他会变人变鬼，把山里人尽数吃完。如今看看吃到市镇上来了。前日我们一个邻舍王小二，在山脚下拾柴，遇着一个孩子在那里啼哭。王小二只道他是个失路的，要领他回去。走不上三五步，那孩子翻身一跳，变成一虎，竟把小二拖去吃了。众人看见去赶，绝无踪影。转来遇着一个妇人没命奔来，道‘儿子小二被老虎衔去。’哭哭啼啼来寻骸骨，向众人问讯。众人尚未开口，这妇人变作老虎，一口拖了两个，大家惊得星散。因此家家惊心，人人落胆。就是相公坐在这里说话，谁知你是虎是人？我们如今遇着面生之人，心里着实提防。”公子听了这番说话，暗想：“那梦中神道之诗，分明教我除此夙害。”也不说出，对管家道：“我们在此住一二日再行。”就着管家到城内买了弓箭，又央店主买猪狗血涂在箭上，作了几千个喷筒，注血在内，自己备了腰刀，家人带了喷筒弓箭，走进山来。

只见一个坟墓上，古木扶苏，苍苔联络，祭石上摆着三五碗下饭，坟头边坐着一个妇人，年约二十上下，一身孝服，在那里冷声热气，哭天哭人。公子想道：“这个妇人扫墓，既无香烛，又无纸钱。”慢慢走去，看那盛中下饭，却是鹿脯猿羹。公子记得昨日店主所言，叫家人准备停当。那妇人见了公子，立起身来对公子行礼。公子答他一礼。妇人道：“妾身不幸，早丧先夫。先夫在日曾嘱付道：‘我死后，若扫墓之日遇着少年，汝即以身许之。’今日幸遇贵人，却与先夫之言符合。请到舍下，结为朱陈。”公子道：“岂有此理

！山僻露野，焉有面订佳期。”这妇人走近身傍，摇唇鼓舌，似欲变虎之状。公子急叫家人发箭。众人将血箭喷筒乱发一番。这妇人身中七矢，遍体恶血，望空乱跳。这虎皮已脱出来，却上身不得。

公子叫管家将索子捆了，拿了虎皮，扛到市上。众人观看如蚁。居民以手加额，感谢公子除此恶兽。公子道：“这个妖物不可□□时刻，快快抬他入城，送官究治。”众人走得饥饿，□□道：“我们且在店中吃些酒食再行。”

公子走进店中，坐了头座。酒保摆上菜蔬，众人吃完会钞。只见店内一个女子，听得门前人声嘈杂，揭起帘儿，伸出头来瞻望。对着公子打了一个照面，连连缩了进去。家人看见道：“相公，这是小姐，缘何到在此处？”公子道：“我看来却也相像，或者面貌相同，也不见得。”这女子竟走出来道：“啊呀哥哥，缘何你在这里？”公子仔细一看，果然（下缺）

卷四第四则

樵夫遇鞫得团圆

却说郭公子带了多人，写下手本，差家人进禀知府。知府升堂，将这妇人严刑拷打，一一招成。不容时刻，发在十字街头梟首示众。将虎皮给与郭公子酬荣。公子差家人到饭店，算还饭钱，收拾行李，带了珍珠小姐，望福州任所进发。不题。

且说那萧道延坐在那铁嘴崖上，忽然身子十分痛楚，顶灌热油，大叫一声。开目看时，只见身傍草深三尺矣。萧道延道：“我一时邪念，魔头到来，不觉闭目坐着，做了两年罪过。前前后后，想来不胜骇异。难道我魂梦所致，世间的人果被我害不成？”便往村坊城市，逢人便问，寻踪觅迹，果然与梦中一毫不差。依旧回到山中，心下十分懊悔：“害了数千生灵，如何得成正果？这个铁嘴崖边，下有万丈深潭，不免投入崖中，粉身碎骨，以谢苍天。”将身一跳，半空之中白云一朵托他上来，白日飞升去了。萧道延到了此时，已晓得这些被虎伤者，都是一定之数：“上天不过借我形骸灭却，与我无干。”逍逍遥遥，自在而去。后来这张虎皮，又成就了金玉夫妻完聚，这是后话。

且说珍珠小姐亏得道士替他脱去虎皮，与金玉成了夫妇。金玉虽有积蓄，却无生息，□逐日消磨，故此门前开下一个酒饭铺儿。这日金玉正在城外讨账，傍晚回来，不见珍珠小姐。访问邻里，俱说他亲兄抬去了。金玉想道：“他向来说父亲是个知府，哥子是个秀才，如今得知他抬到那里定止，教我何处寻觅？我们又是无媒无聘的夫妻，就是寻着了，他没得还你，你也无可奈何。或者小姐不忘恩义，后来有日相逢，也未可知。”终日啼哭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郭宗贤公子，捉了虎妖，得了妹子，拿了虎皮，三桩俱是意外之喜

备酒饭吃了，次日即打发回家。

家人回到府中，将所事一一具告。郭仙公想了，无可奈何，只得与夫人商议，差家人同儿子去搬他回来，庶几骨肉团圆，不致女儿受那贫贱之苦。夫人欢喜，当下就唤郭宗贤，说知去就。

公子即便起程。到得金玉家里，公子见了妹子，金玉也来见了内兄，十分款待，自不必说。公子把父母之命一一说与二人知道。金玉次日就把酒铺收拾，欠账一概不讨，打叠行李，雇了夫马，即便登程，一路不题。

且说朱荇臣得知郭太尊小姐来历，不日迎接回家，差了许多家人小使，要截其路。果然郭宗贤公子簇拥车马回来，朱府管家拦定，将金玉并小姐抢了就走。公子随着众人追赶，直到朱荇臣门前，看见抬入府中去了。公子气得没法，急急回家说知。郭仙公道：“你们且不必慌张。你妹子若从了他。也就罢了。若不从时，他依旧变成老虎会走，那时我们问他讨人，看他将何发放！”商量已定，俱各不题。

且说来人已将小姐藏在卧房，写了一个名帖，把金玉送在县里，要知县立时处死。家人带了金玉到县。知县升堂，家人将帖子递上，禀知情由。那知县叫金玉问道：“你叫金玉么？”金玉道：“小人原名朱钰，曾记起父亲名氏，叫做朱荇臣。初时曾选青州府理刑。家小到任，途中遇着强盗。彼时黑夜，人皆逃奔，小人迷失在严州府地方，一个姓金的人家收归抚养，故名金玉。”知县道：“那时有几岁了？”金玉道：“那时六岁，今年二十三岁了。”

知县听他这番说话，到合口不来，想道：“这个朱老先又来混账了，一个亲生儿子，到教我断送他的性命。且叫管家，问他就里。”对管家道：“你家老爷十七年前曾遇盗么？”管家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是。家主十七年前选了青州府理刑，家小到浙江严州府地方，不见了一位大公子，想是跌入江中死了。”知县指着金玉道：“你可认得这个人么？”管家把眼睛擦了几擦，仔细一看，面庞有些相似，叫道：“你可是我家朱大相公公？”金玉也认得这个管家叫做朱恩，叫声“呵呀”。朱恩连忙抱住金玉，知县就叫管家带了金玉，归见家主。朱恩回来（下缺）

“（上缺）年不见的亲人，生离远别，俱是天生注定，人也无可奈何。只有那伏魔大帝灵诗，到后来般般皆应。”话未说完，不觉月照西廊，东方既白，酒筵告散。正是：

昔愁妖孽事，今作好姻缘。

自后朱钰同兄弟二人延师苦读，竟成名士，遂登黄榜，历官铨衡。珍珠为一品夫人，郭宗贤与朱珏亦发乡科出仕。两家俱有儿孙，世代绵长，官星显耀。

只有这张虎皮，小姐一似珍珠，以为护身宝贝。谁知一放三年，取出如同癞狗，皮毛两下分离。果然是个无价之珍，不值一文一贯，到为后人笑话。正是：

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。

前边说了一段天道不正的指实，后来又说一段君道不正的摊头，这个本传却是说人道不正家生异端的故事。单只为珍珠小姐，父母若看得女儿平平淡淡，却也无见无闻，缘何比似嫦娥，直向深山起造广寒宫阙，刚刚遇着道士魔头，脱不得他的罗网。幸喜多年挫折，不致沦落匪人。这也是姻缘数定，该在巧里团圆；会合偶成，却是奇中生就。这回说话似乎太悬，苏东坡有云：“姑妄言之，姑妄听之。”可也。

卷五第一

则江上渔翁居□□

诗曰：

蜂蝎螫人犹可药，妇人嫉妒却难医。

古来多少须眉汉，半向帘前巾帼低。

天地间无知草虫，中怀蕴毒，出于不意，偶尔螫人，是他仗着爪甲自卫性命，本来如此，无心害人。惟有妇人的肚肠，神奇变幻，愈出愈奇，人想不到的去处，他偏藏秽伏□，害得人最惨最毒。这是有心害人的，其毒岂不胜于虺头蚤尾乎？此是过来人受了妇人大冤大枉，才说出这几句，以泄胸中不白之气。盖妇人秉性阴柔，阴能制阳，柔能克刚，是以最刚强不屈的男子，见了妇人不觉锐气消减，弥眉帖服。若明白的妇人，见了这样男子，益加谦庵礼貌，过于小心。两下水里调那，琴瑟谐好，这就是有德的妇人了。若是个不贤的，他就装腔做板，逞娇撒痴，任着自己肚儿，稍有不到之处，他就不茶不饭、无夜无晨。要争得有□有理，未便就服，还要找几句落场诗，比几个傍州□，方肯住口。

当时有个妇人，嫌鄙丈夫贫窘，生起外心，唱出别调，把一顶八宝嵌成的凤冠，五彩织成的霞帔，现现成成戴在头上穿在身上的，轻轻脱卸去了。岂不可惜！这就是烂柯山朱买臣妻子崔氏，憎嫌丈夫贫穷，卖柴度日。已到四十九岁，不肯耐烦，另抱琵琶，苟图温饱。固是妇人家水性杨花，胸无定见，也是小人家素无约束，容那唐尼姑上门说是挑非，酿成这个孽障。又有的说道：“这妇人命犯铁扫帚，若不出门，朱买臣一世衰落，断没有发迹之日。”人的议论虽如此说，到底贫困守着丈夫的是个正理。这些旧话，自不必说。如今说一个极毒恶的妇人，明瞒众眼，暗约阍黎，害了丈夫性命，到头受了恶报

，比那崔氏更恶加倍。

此话出在元朝至德年间，四川富顺县有个秀才，姓张名颺。父亲张履，家私殷实。椿萱早逝，幼时不事生业。坐食有年，家产荡尽。荆妻柳氏，小字春娘，是个小家女子。为人悍毒异常，勤吃懒做。张颺贪他有些妆奁，柳老贪他是个秀才，以此两下结婚。做亲不及一月，便有许多絮繁，这也不在话下。

彼时年岁，劫丁乱后才得小康，一旦遇着荒年，你道甚么时候？正是：

未了蚕桑要种田，家家老小不曾闲。

黄霉骤雨连朝发，一望平川思惘然。

这场大水比那洪荒之世更加汹涌。龙门瀑布竟作平川，高阜丘陵尽为巨壑。整整落了两月，才露青霄。要晓得这场大水，黍既没收，水又不退，农夫伸头缩颈，无计支吾。直待立秋前后水势才退。县官惧怕钱粮没得征收，下乡劝农。家家努力，个个殷勤，把一片巨浸之田种得十之八九。苗头正长，秀色方新，农夫盼望，喜不自胜。

岂料天公正布灾殃，人民合遭厄运，初时要晴的时节他偏落雨，此时要雨他却偏晴。所谓夏末秋前，雨珠雨玉。田沟干壑，尚可借润河津，谁料日渐枯焦，竹叶蕉皮俱带灰色，河中鳞甲半吐苍烟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水也没处车了，晒得绕田龟桥，满地鳞飞，眼见得秋成少望。这样时年，富户闭余收藏，穷民颠连无告。正是：

釜底尘生，灶中烟断。

呼去嗟来，叹声载道。

这叫做骄阳作祟，旱魃为殃，水潦半收，亢旱全没。草根树皮犹如珍宝，沟渠滴水一似琼浆。那些百姓饿得口里生烟，面如菜色。当时官府动了荒本，皇帝熟知民情，看了这本，心怀怵惕，发粟赈民。在任在籍的官员俱派等次，捐取俸银，普同赈济。

且不说天子发粟济贫，且说张颺夫妻遇着这个荒年十分狼狈。柳春娘在家终日闹炒，不管有无，只是要酒要食，若还缺欠便啼啼哭哭，吵个不休。一日，春娘正与丈夫厮闹，要他生意出息。张颺是个读书人，担轻不可，负重不能，叫他做什么生意？因此两下争吵，打将拢来。适有门前走过一个老儿，见他夫妻争闹，进内劝解。这老儿不是别人，三年前在张颺间壁住的，因生意不便，如今移在江边住了，打渔为生。家中止有一个女儿，年约十二三岁。为人忠厚忠诚，因此人都唤他为杨老实。杨老实见他夫妻二人闹得十分利害，因念旧日之情，进去解劝。只因这场劝闹，有分教：

楚国亡猿，祸延林木。

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

惹出一场祸来，几乎一命黄泉，西风抱恨。这是后话，不题。

且说杨老实走进门来，他夫妻二人已打得停腔住板，在那里数一数二，哭个不停。两人一见杨老实进来，就如原被告见官的一般，你告禀一番，我诉说一顿，倒弄得杨老实没耳朵听。接口劝道：“大娘，当此荒时荒年，人家难做，你们夫妻二人，不该闹吵，只该好好商量，寻些生意做做。趁得一升半升米落锅，将就度过去罢了。自古道：‘过了荒年有熟年。’此时读书的兼做生意绝不为奇。”

杨老实劝他寻生意，单中了柳春娘的卯眼，便欢喜道：“杨阿爹杨阿太终是老人家，说话有理。自古道：家有千贯，不如日进分文。多少趁些回来养家活口才是，只管坐在家中，对着老婆相白面，成何格局？”张颺见杨老实也说教他做生意，也就有几分的生意肚肠，只是想来自己斯文人，做恁般生意才好，心里十分踌躇。开口倒不题起自己，到问杨老实道：“你近来生意何如？”老实道：“生意颇好，只是无人相帮，我老人家独自一个在江边，觉得寂寞。”春娘接口道：“你独自无人，不若待我官人来相帮。不知阿爹肯否？”老实道：“这样到好，只是你官人那里吃得这般辛苦！”春娘道：“也说不得了，清晨起来，淘箩三击响，那有分文来路？若捉得几个鱼儿卖卖，也好图这苦日子。”老实道：“大娘虽如此说，不知你官人意下如何？我也不好应允。”张颺想道：“娘子这一番苦口，若不依他，他又要发那雷霆之怒，不如暂且应允，再作区处。”对杨老实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

柳春娘见丈夫应允，便生下一天欢笑，欣欣的进去烧茶，与杨老实吃。张颺与老实叙些旧话，问些新闻。不多时，茶已到来，两人吃了一杯，约定拣个好日头，到江边生意。三人欢天喜地，说声聒噪而别，不题。

且说柳春娘自小在娘家时节，柳老年及五旬，艰于子嗣，只养得这个女儿。将及十岁，父母的宠爱过于异常。家私颇厚，爱惜这个女儿犹如照乘之珠，连城之璧，口里不舍得骂他一句，手里不舍得打他一下。随他要风是风，要雨是雨，吃的好食，穿的好衣。小人家儿女，到胜于公子王孙。

一日，柳老放他在膝前抚摸，叹口气道：“可惜是个丫头，若是个儿子，吾门继续有人，日后也好棺材边假哭泣一会，墓田中假闹热片时。女儿系别家之人，养他终成虚度。”不觉吊下几点衷肠泪来。只见对门一个卖菜的，早间称了他的菜未曾数钱与他，到了下午，他同了一个十三岁的儿子来讨菜钱，正走进来，见了柳老捧着这个女儿在那里掉泪，不知是何缘故，爷儿两个不敢开言，直瘪瘪立在门外看着。到是柳老开口问道：“要什么东西？”卖菜的道：“柳阿爹，我们特来讨早起的菜钱。”柳老连忙唤女儿进去，对母亲讨铜钱与他。

春娘走得性急，不料头上堕落一只金耳挖。柳老也不看见，这个小子倒也乖巧识趣，急忙里走去拾起，递与柳老。柳老看见，吃了一惊道：“这耳（是我女儿头上戴的，缘何在你手里？”小子道：“方才进去，在头上掉下来的。”柳老见他递还耳（，便定睛把他脸上相了一相。只见他眉清目秀、齿白唇红，只差身上衣衫褴褛，若穿几件好衣服，人也估不出他是个卖菜佣的儿子。便问卖菜的道：“这是你的儿子么？”卖菜的道：“正是。”柳老道：“今年十几岁了？叫甚名字？”卖菜的道：“今年一十三岁，叫名无难。”柳老道：“小名为何是这样取的？”卖菜的道：“只因小时算命，说他常多灾难，因而命名。若还过继他人，也免得过。”

柳老见他眉宇精洁，又还了他的耳（，心下十分到有九分眷恋，因问道：“若要过继，你肯与怎么样的人家？”卖菜的道：“过继必须要没儿子的方好。若是有儿子的，过继与他，他就半当儿子半当奴才，服侍自己的儿子，拿书包，驼雨伞，打打骂骂，就不值钱了。若还没儿子，过继了去，他要接代香火，自然珍重爱惜，小时送他读书，大来必定婚娶。习此行业，也好了却终身。”柳老道：“譬如我们这样人家，你肯放心么？”卖菜的道：“啊呀，柳老爹府上，怎得能够仰拔？”柳老道：“不是这等说。若还结亲婚配，论个门当户对，说什么仰拔。过继儿子，只要人物像个有长养的，靠山亲父是老实的，不论贫穷贵贱，便好成就。”卖菜的道：“阿爹府上自是妥贴，只恐怕我儿子没福。”柳老道：“你也不必谦虚，若还真个肯，明日十四，后日我到东首李瞎子家卜一课，就成起来。”卖菜的听了李老之言，喜出望外，那里肯推辞，便道：“柳阿爹，已准的了。”两家主意已定，只待神明决疑，便知下落。

只见春娘拿了铜钱，已立在傍边等了半日，直待他们说话完了才递出来。卖菜的接了铜钱，说声多谢而去。柳老将这耳（与春娘戴在髻上，遂同他进去见母亲，说知此事。柳婆听说，欢喜不胜，不题。

且说这个卖菜的，就是那起课李瞎子的兄弟李三。李三一心要将儿子过继柳家，恐防问卜不吉，打脱了这样好人家，一时难得，次早连忙去递一个话与李瞎子，将柳老过继儿子的话细细说了一遍。分付道：“若还他来问卜，千万周全一二，待侄儿过继了去，后来慢慢孝敬你。”瞎子道：“这个不难。”

却说柳老到了十五，斋戒沐浴，带了课金，向李课店来问卜。通诚已毕，那瞎子执了课筒摇了几摇，起将出来，却是拆单单，重单单，是一个）卦。那《易经》中断说：“）者，遇也，一阴而遇五阳，则女德不贞。”其象如此，大约是不该做的。那李瞎子得了兄弟的春，对柳老道：“）者，遇也。）字，女字逢着后字，后来大有厚福，相遇好人。”柳老已信，送了课金，一拱而出，竟到家中。对柳婆商量已定，选了吉期，过继儿子。

李三打点齐备，央了一个邻舍老儿做了靠山，送儿子过来。一进了门，少不得拜了家堂祖庙，然后拜见继父继母。就是春娘，兄妹二人也要见礼，摆下一桌酒饭，大家尽欢而散。自此之后，做几件新衣服与他穿了，就择个开心日子，送他上学读书，取名叫做柳章台。他也是吃苦过的，落了这个好处，便安心乐业，见了父母妹子，恭恭敬敬，大家欢喜。兄妹二人过得十分亲热。父母看了，犹如亲生一般，把他同抬同桌，同坐同行，毫不介意。那《内则》篇中说，男子一交七岁，就男女不同席，不共食；八岁九岁之后，交了十岁，出就外傅，居宿于外。要晓得书中之言必有至理，如今人家那里晓得这个情弊，混混帐帐，不知隐瞒了无数，漏网了许多。就是父母知觉，只说是个家丑不可外扬，定是遮瞒过了。

大凡人自小生来，那一件物不经自眼里看过才晓得？那一桩事不经人嘴里说过才明白？惟有那个春心的情窦。小鬼头儿正是不教而善，那细微曲折他偏理会得来。春娘年当十岁，正是又晓得又不晓得之时，未免床头察听父母的施为，他便津津有味，只道这桩事是人晓得的，随人做得的。不上一年之内，就与章台看看有些鬼头鬼脑，眼去眉来。起初还在父母面前，不离左右，后来渐渐胆大，彼此心照，只到没人的所在，常是探囊取物。父母见他不在，不过叫到面前就罢了，全然没有一点疑惑的心。两人看看竟做起那磨脐过气的手段。

一日，柳婆做了一条白绸裙儿，与春娘刚刚穿得上身，就同章台到后园闲耍。去了有两个时辰方回。母亲说了他几句，已撇开手。大家吃了夜饭，到房安置。走到床前，将裙儿褪下，柳婆与他折叠。不料，在灯光之下看见，着实吃了一惊。只见上面：

点点若胭脂染就，纷纷如桃杏妆成。才子贪心，佳人娇怯；一朝狼藉，粉褪香消。分明是豆蔻含香，揉碎了花心玉露。

不知这裙儿上甚么东西，柳婆如此着忙，下则毕竟明白。

卷五第二则

房中妖艳抱阍黎

却说柳婆问春娘道：“女儿，你下身生了疮疖，却不对我做娘的说。”春娘道：“没有。”柳婆叫女儿到灯下，将裙子扯开看，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春娘看了，只见：

桃花欲谢，看看脸上飞来；绽蕊初开，渐渐腮边生就。蛾眉蹙损，浑身如坐针毡；凤眼迷离，满怀似生小鹿。颜色不宁之状，语言恍惚之间。

脸上好似开果子摊儿的一般，青一堆，紫一堆，竟无一言回复。柳婆此时，一似田中蚯蚓，满腹皆泥，思道：“我女儿难道被人破瓜去了？不然，这裙

上的腥红从何而来？”此时柳章台已听得明明白白，假装睡熟，只是不响。娘儿两个东扯西拽，说些闲话，都去睡了。

柳婆这一夜仔细推详，再不料在章台身上。巴到次日早起，待章台学中去了，闭上房门，拿了一根大柴，叫春娘跪在面前，细细盘问。那春娘只道这事是当官做得的，说也不妨，竟一五一十不打自招。柳婆听说，气得十生九死，到不割舍打这女儿，倒自己跌天跌地号啕大哭起来。正遇着柳老回来，只见房门闭上，婆儿在内啼哭，连忙叫开问道：“为甚缘故？”柳婆将女儿干的风流事情告诉柳老。柳老听得，一口气跑到学里，扯了章台回来，竟要打杀这个小畜生。柳婆劝道：“且住！饶他初次。”私下扯了老儿，附耳低言道：“不要乱打，倘若打得利害，逃走了去，反要受那李家的臭气。邻里得知，说出实情，成何体面？正是家丑不可外扬。都是我们自己失于检点，也不要只怨着他。且再从容三五日，寻些事故，打发他回去便了。”柳老依言，原旧教他学中读书。

却说章台晓得这事发觉，雷风雷雨一场，就丢开了，也不在心上。只说柳老要寻章台的衅端，无奈他为人依娘本分，绝无间然，便心生一计，与柳婆商量道：“如此如此。”柳婆道：“有理。”

柳老即忙出门，唤一个算命的，私下与他几钱银子，要他依计而行。一进门来，故意叫章台立在面前听讲。那算命先生先将柳老四柱排开，算了一命。次将柳婆八字推完。然后将章台的年庚月日说与他。那算命先生推了这命，想道：“这几钱银子落得趁他的。这个命原是十恶大败、遭刑犯法的八字。”便将手在桌上扑了一下，叹口气道：“好呆命！好呆命！”柳老假意慌张，心下转生欢喜，问道：“为何先生慨叹？”先生道：“这位是何人？”柳老道：“是亲生犬子。”先生道：“不要怪我说，我是据理直谈，一言无隐。”柳老道：“君子问灾不问福，那个要你奉承？”先生道：“这个尊造叫做虎坐中堂，惊散一家骨肉，这个小官不该放他在身边。再过一年之后，交了败运，亲人死得一个也没，家私败得寸土皆无。”柳老道：“过继出去何如？”先生道：“过继也没相干。他命犯两重华盖，若还出了家，到免得损伤骨肉，日后到有升腾。”只这几句话，已说得那柳章台毛骨竦然，心中那知是计？算命完了，柳老送了命金，先生去了。不题。

却说柳老竟去见那卖菜的李三，把算命先生说儿子的话分外增添几句，备细说了一遍，竟要将儿子送还。那李三见柳老言语真实，像个挽回不来的，只得勉强应承。柳老回家，就唤章台说明就里，把他日常间的衣服铺陈，都与他拿去，自己领着同行，竟自完璧归赵去了。你道这件事情，没主意中又有主意，做得干净，彼此无口。

不说柳老家中出脱了这个□□，且说章台自与春娘含花初试，新得甜头，虽然是外貌有亏，其实不曾走到那真正极乐的世界，却是他心下十分情重。不料回到家中四五日，染成一场相思的大病。这病其实利害，真是形容枯槁，颜色憔悴，服药无效，祷赛无灵。李三见儿子恁般形状，只得到神前发下一愿：若还此命重生，舍他出家做个佛门弟子。这不是李三自发的愿心，只因前日柳老说了算命的言语，因此发愿。过了三两月，这病果然痊愈，真是逃得一条性命。看看将息强健，就送他在琵琶寺里出家，法号叫做静空。后来春娘嫁了张颺，父母俱已双亡。那卖菜的李三亦已去世。

柳章台自出了家，学些经卷，随着师父，到也相安。后来师父圆寂去了，他就接着当家，手里着实从容。只是有个毛病：见了酒肉，就是他的性命；见了婆娘，连性命也不要了。寺中的小和尚轮流歇宿，小门外的俏花娘次第盘桓。正是：

空门里面修真，风月场中闲耍。

且说张颺当初遇着静空，只因妻家有一面之熟，常常照顾他念些经卷。说起小时来历，又是兄妹相称，常常走来探望，吃杯闲茶，谈天说地一回，斯斯文文去了。一日，张颺不在家中，静空走来，春娘陪他坐了一会。要晓得这和尚是个色中饿鬼，酒底下的蛀虫，看见四下无人，又是小时私相做一手儿的，他便大着胆挨挨擦擦起来。问道：“妹妹，可记得当年和你后园中的勾当么？”春娘笑了一笑，低着头不做声。大凡端正的妇人，遇着狂妄男子，言语之间略有不尴不尬，他便正颜作色抢白他几句，那男子就晓得这妇人是踏不入的，此心就已死了。春娘笑而不答，已先写一肯字。静空便搂搂抱抱，做出无数的丑态。春娘假说道：“不要如此。倘有人走来，不当稳便。”静空连忙四下探望，并无一个人影。转身进去，便双膝跪下，要妹妹求欢。春娘道：“你妹夫出去已久，这时候大约就回，宁可改日来罢。”正未说完，张颺已到门前。又是春娘眼尖手快，把静空推了一推，道：“妹夫来了。”静空连忙就坐，张颺进来，作了一揖坐定，扯些寡淡，就告别去。

春娘就有心这和尚，只因丈夫终日在家，难于布摆，因此闹闹吵吵要丈夫出门做生意。不料又遇着这个荒年，衣食缺少，一发逼得要紧。因见杨老实之言正中他意，便拣定次日，打发丈夫江边捕鱼。张颺走到杨老实家，提了罾网同行。也是他时运不济，合了张颺便生意淡薄，打来的鱼，卖了不够一日三餐，十分愁苦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县官奉了上司明文，发米万斛，救济一县生灵，满城晓谕。张颺看见，回家对娘子道：“官府济贫，明日我要到城中关粮。”春娘道：“该去。”次日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到县前，只见人人不□，个个争先，好不热闹。张

颺想道：“到了此处，用不着那斯文手段，要放出气力挤将进去，先得者为强。”连忙放开两手用力一挤。到也好笑，把众人劈栗剥碌都推倒在两边。你道为甚么缘故？只因荒年，都是饿得有气没力的，略略推动，就跌倒了。张颺忙赶上前，关得五升粮米，一路回来。

走到一个去处，只见两个健汉在那里相争，你一拳，我一脚，打个不住。张颺看见，连忙上前劝解，那里劝得这两个定？直待他打得罢战收兵，然后问道：“你二人为何相争？可对我说。”一人上前道：“老官，你有所不知。这个小遭瘟，十年前因娘子要到东岳庙里进香，对我房下借了一只脚带，至今未还。问他讨讨，他到说这脚带是你娘子送我做标记的。你道他有理么？”张颺对着那人道：“你原没理。借了脚带不还，反说什么标记不标记。”那人也上前告诉道：“老官，你只听一面之词。这个狗王八，七八年前老婆行经没有草纸，到我家借了一百五十八张草纸。问他讨讨，他到赖得一抹光，发起愿来道：“借你的揩脓揩血！”正是你说来的是你有理，他说来的是他至公，连张颺到也没得开口。两个又打拢来。

张颺道：“这样打法，倘若打杀一个，什么要紧！”拚命扯开劝道：“你们不要打了，我与你们调停。”二人住手，听张颺发落。张颺道：“你不过要他这五升米，他若与了你，你就罢了？”那人道：“正是。我只要他这五升米，就饶了他。”张颺道：“我将这五升米替他还了你，你意下何如？”二人道：“我们两个讨冷债，怎好难为你老人家？不要你的。我们当此荒年，左右是死，大家打个好的！”又要打拢来。

张颺拚命扯住，两人就不动手。张颺再三劝解，将自己五升米千求万告要他收去。那人只得收了，作谢而别。走了半箭路程，二人从新复将转来，问道：“承你美意，不知老官尊姓大名，特特转来请教，后图报答。”张颺道：“在下姓张名颺，住在东首安乐村里。”三人一拱而别，不题。

且说春娘见邻舍去关粮的俱已回来，不见丈夫，独自一个只得倚闾而望。那知这个张先生也起了一个清晨，进城关粮，直到下午未回，一路想道：“我因一时好心，将米劝了人闹。如今回去，娘子盘问，难道说与人去了不成？”想了一想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只说被人抢去了。”正是：

夫妻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

算计端正，然后放心回去。

一进门来，假意敲台拍凳，大哭起来，道：“关得五升米，被人抢去了。”春娘大失所望，到陪丈夫出了几点泪儿，只得到邻舍人家借了一升米。正要到厨下去做饭，只见两个人急急赶将来，见了张颺说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！聒噪，聒噪！”千揖万揖，作个不住。张颺恐怕娘子瞧见，连忙扯住，眨眨眼睛。

两人都不理会。春娘在门背后看得分明，赶出来道：“什么鬼头鬼脑，有话直说。”二人道：“张阿奶，我们因米厮打，多谢你家老官将米来劝了我们，故此特来相谢，并无半句隐瞒。”春娘一听此言，气得星眸直竖，两眼横开，嚷道：“他说被人抢去，原来与了你们。”“狗乌龟”、“狗王八”骂个不住。二人见势头不好，晓得是瞒着娘子的：“到是我们多礼数了。”两人请罪而出。

却说春娘早已生了二心，如今又为了米儿的事，竟把丈夫视为陌路，骂了半夜。那张颺也自知无理，并无一言回答，只索闷闷而睡。到了次日，依旧江边去了。

且说近村有个张真儿，家中失火，把家私烧得罄尽。后来父母双亡，真儿哭了三日三夜，两眼血枯，竟成双瞽。成熟时年，那些亲儿眷儿，东家留他一顿，西家吃他一餐，还好苟延残喘。遇着这个荒年，那些亲眷自顾不暇，那里还去养他？瞎了这双眼睛，只好束手待毙，有死而已。一连饿了两日，并没一些汤水沾唇，真儿想道：“这命想来逃不出的了，饿死沟渠，不如葬于鱼腹，做个屈原的故事，到也清高。”一道烟摸到江边，哭了一会，正要跳入江心，必竟孝义的人，难中有救，绝处逢生，后来报冤雪耻，享那富贵荣华，这是后话。

且说张真儿到那生死关头的时候，忽然一人拦腰抱定道：“你这小官，为何投江自尽？有甚冤枉，可对我说来。”真儿挣扎不动，只得立定说道：“小子并无冤枉，只因遇着荒年，饥饿不过，只得寻个短见。”那人道：“我看你不是下流之辈，难道没有亲眷济助孤寒，一至于此？”真儿道：“当日也有人扶助的，如今遇着这个年成，谁还肯顾？”那人道：“你这双尊目为何坏的？”真儿道：“我因父母双亡，哭了三日三夜，两眼血枯，成了瞽目。”那人道：“这样，你是个孝子了。我看你这段光景，料来没处存身，你肯到我家去么？”真儿道：“你不要取笑。我是个吃得做不得的人，要我何用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家止得夫妻二人，我出门生意，家内无人，不过要你在门前屋后照管照管，并无用做。”真儿听得那人语言真实，“料来不是骗我”，便倒头下拜道：“若得阿爹救取，就是我重生父母，我就拜你为义父。”那人连忙扶起，挽手同行而回。

你道这救他的是谁？就是那不怕老婆骂，将米劝闹的好人张颺。途中问了些家常住处、来历姓名，张颺欢喜道：“我与你五百年前共一家，不必改名易姓，就叫张真儿罢。”闲话之间，不觉已到自己门首。春娘见丈夫带了这个奇货回来，心下着实一个蹬心拳，连忙问他来历。张颺将他投江的事情说与娘子知道。春娘最怕者是有人碍眼，不便与静空往来，见他是个瞎子，料来不妨

，勉强放在家中，再作道理。张真儿拜了义母，安心乐业，聊度余生，不题。

且说那静空见张颺不在，便日日走动，胡为作乐，未尝间断。一日，张真儿站在门前，静空走到。真儿听见，问道：“你是甚人？”静空竟不答应，索的一声望内便走。张真儿喊叫道：“是那个乱走？敢是贼么？”手之舞之，摸来摸去，喊个不住。静空见了春娘，问道：“这是何人？”春娘道：“这是你嫡嫡亲亲的外甥。”静空道：“从来不曾见你怀孕，又不见你生产，缘何一养就偌大一个儿子？”两人笑了一场。春娘将真儿来历细细说与他听，静空才知就里。真儿听见母亲与他说笑，想是熟客熟主，就不喊了。春娘叫真儿进来见了舅舅，原打发他门前坐地，两人鬼混一场去了。

要知静空走来，春娘是瞒着真儿的，不料这次冤家撞着对头，隐瞒不过，只得与他说明。自此之后，真儿听见声音，定是相叫。一连来了十余天，真儿眼虽不能鉴貌辨色，耳也会得察理聆音，心里也有八九分怀着鬼胎。一日对春娘道：“我们爹爹不在家中，全亏舅舅日日走来看管。若还舅舅四顾无人，何不移来我们同住？彼此都好相依。”春娘道：“你话固虽有理，只是舅舅是个出家人，与他同处，外观不雅。”真儿道：“嫡亲兄妹，何怕外人谈论？”春娘应而不答。要晓得真儿这番说话，有心打在他拳窠里，正要察其暗昧。春娘无心应口，未免日常间脱出几句露马脚的话来，真儿一一记在心里。

到了次日，是春娘的生日。静空提了些鱼肉，打了些好酒，为春娘称觞。大家吃了一会，叫真儿厨下暖酒，两人走到房中，竟去干那楚襄王游巫山的云梦起来。真儿将酒烫热，走至堂前，不见有人坐席，只听得配房里面就如那三月三的癞蛤蟆，急急哈哈叫个不绝，又像那七八十岁的老头儿害了痰火病，嘻嘻吁吁喘个不尽。真儿听了，十分懊恼，正是：

一个色胆包天何俱死，一个忠心贯日岂偷生。

捶胸跌脚道：“什么哥哥妹妹，分明淫妇奸夫。我父亲志诚君子，到讨这样一个淫妇在家里出丑。”连忙放了酒壶，走到厨下，拿了一把厨刀：“待我杀了二人，以雪父亲之耻。”正待出来，回想道：“我是个瞎子，倘若持刀进房，到被他先瞧见，反受了一个大大罪名。凡事须要三思，不可草草。”依旧放下厨刀，走了出来。

那春娘并和尚将次及席，春娘问真儿道：“这酒壶是你几时拿来的？”真儿道：“你们在房里的时候我拿来的。”春娘红了脸，把和尚瞧了一瞧。静空接口道：“就是我方才毛厮里出恭的时节。”东扯西拽，两人心里桩着凹□，胡乱饮了几杯去了。

且说张颺日间打鱼，一个也无。到了黄昏时分，白露漫天，那鱼不知罾网，却有几个游来。连试了三五次，果然夜里生意胜于日里三分，因此夜夜也不

在家中。春娘见丈夫行踪果有准绳，未尝参差迟早，又想真儿必定看出破绽，因是两人约下，黄昏进门，清晨出去，一则便于同床共枕，二来乐于口眼真儿。这个算计胜于六出祁山、七擒孟获，一举两得，却不是好。那知祸福由天，一报还施一报，吉凶有命，冤家到底冤家。

偏是这一夜却也作怪，打鱼的直打到三更时分，要一只小小虾儿也没得游进网来。两人心灰意懒，欲待归家。只见那江中：

清波滚滚，听来叠鼓鸣笳；白浪漫漫，看去雪飞云舞。玉盘金饼，皓月当空；火部红轮，太阳出海。光容夺目，犹如出蚌之珠；影耀逼人，却如他山之玉。澄清一派奇观，凭吊千秋罕睹。（下缺）

卷五第三则

仙境偶然联异眷

却说杨老实与张颺看了半晌，张颺道：“不好了！看看近岸来了，我们快快走开。”不料，这个东西远看觉得骇人，近来也便平常，圆圆的一团亮光渐入网内。杨老实道：“在你网中来了。”张颺打眼一看，只见罾爪四垂，网儿觉得沉重。连忙去扯，那里动得分毫！两人只得走入滩中，相帮扛起。你道是什么东西？却原来是那：

云鬓罢梳还对此，罗衣欲换更□他。

却是一面菱花宝镜，两人欢喜不胜。杨老实道：“张官人，是你的造化，这镜在你网中得来，可拿回去与娘子受用。”张颺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我与你一同生涯，这镜必须你一半我一半方是。”杨老实道：“若要分作两半，须得锯子斧凿打开才好。”张颺道：“不是这等说。明日将此镜到街坊卖了，分一半钱钞与你。”杨老实道：“悉凭悉凭，你且驮回家去，明日商量。”张颺看了，这件东西十分沉重，揜了一揜，到瞪目呆看。杨老实道：“你不□□将这镜子翻转来，把那缚罾的绳子穿了镜纽，背在肩上，却不省力？”张颺依他调度，果然妥贴，提了灯笼而回。杨老实也收罾网去了。

且说春娘与静空正在温柔之际，梦寐中忽听得门上剥啄连声。春娘道：“此时我丈夫断不回来，为何声音似我丈夫？”忙忙的推醒静空，披衣出来开门，只料黑地里一个放进、一个放出，做得手快就是。谁知张颺雪亮亮一个灯笼提在手里，春娘开门，不及弄那移星换月的手段，静空也不及念那降龙伏虎的真言，只好蹲在春娘背后。张颺放了镜子，因脚下鞋儿湿了，提了灯笼各处搜寻旧鞋替换。寻到春娘背后，黑影里只见一个光头。张颺道：“是什么人？”春娘不及遮掩，被张颺推开，扯来一看，却是静空和尚，止披得上身衣服，腰间还露出一个小和尚来。张颺看了，正是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一把

扯住，嚷道：“你和尚夤夜入人家，非奸即盗，登时打死勿论！”春娘嘴强道：“我们兄妹，什么奸？什么盗？”被张颺两个嘴掌，打得昏晕。张颺连叫真儿，真儿睡熟不应。张颺竟把他扯到门前，意欲叫喊地方。

春娘看事势不容己了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断送了他，方免外人耻笑。春娘与静空放开手，将一床绵被把张颺蒙头一罩，掀倒在地，就将那缚镜子的绳儿，夹咽喉系定，两人并力分头紧收。可怜一个扶危救困的好人，化作南柯一梦。

二人商量将这尸首放在他处，静空道：“掘个泥潭埋罢。”春娘道：“做得不干净，日后倘若露出形迹来，反为大患。不若我们将他扛到江边，丢入水里喂了大鱼，尸骨无存，岂不干净？”静空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连忙走到房中，将裤子、鞋袜穿好，两人放出气力扛将起来，望江头走动。不多时已到江边，扑咚一声，竟入水晶宫去了。

此时已是四更时分，白露**，水光摇漾，不料水面上一个黑簇簇的东西浮近前来，竟把张颺负载而去。春娘与静空看见，只道是大鱼吃了，欢喜不尽，竟自回来。两人商议道：“事已做得停当，并无一人得知。”故意去叫真儿，真儿还未曾醒。静空道：“只恐邻舍盘问，将何言语回复？”春娘道：“这个不打紧，只说同杨老实打鱼不回。过一两日，先叫真儿去问个消息，然后再自己去吵闹一场，生根在他身上便了。”静空道：“有理。”话未说完，不觉早唱晨鸡，东方发晓，急急出门去了。

你道这江中万万千的鱼，那里便来管这闲账？要晓得，张颺是个救口投江的好人，今日遭此大厄，上天暗里保护。这物就是金甲神人，背负而去。正是：

虚空自有神监察，湛湛青天不可欺。

按下不题。

且说彼时有个夔夔宰相，威权赫奕，享用豪华。五十余岁尚无子嗣，止生一位小姐，名唤鸾绡，年方二八，翰墨精工，女红亦备，真正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终日花前饮酒，月下吟诗。一日春光明媚，天气困人，小姐把线帖收藏，同了一个侍女湘春，到后园闲耍。

湘春扶了小姐，金莲款款，玉珮珊珊，从角门出来。果然一派好景，看了十分羡慕。怎见得？

纷红□绿，春光九十将阑；滴翠浮芳，景色三分未足。秣桃艳李，看来一似降青霜更飘红雨，粉脂涂就苍苔。燕语莺啼，听见犹如诵明月再咏关雎，高下和成仓口。亭榭参差，楼台曲折，柳眠花笑，水秀山青。胜于金谷园亭，不下阿房宫阙。

这园说不尽的景致，写不尽的繁华。鸾绡小姐处于深闺，一时看了这个境界，不觉徘徊再四，还要走远□□□个心满意足。遥望见那壁厢景致，问道：“那是什么所在？”湘春道：“这是内花园，那是外花园。”小姐道：“内花园如此□□，那外花园不知怎样好的了。我们有心出来，也要□□一看。”湘春道：“这内花园老爷尚且戒严，不许小姐和□□□在外边嬉，外花园是去不得的。”小姐道：“不妨。只是□□□老爷知道。”湘春心下也是要去看看的，口虽如此说，那双脚儿早已同小姐行了多步。

不一时已到外花园，二人定睛一看，这外花园比内花园虽然眼界宽宏，却是凄凉寂寞。鸾绡小姐与湘春看了半晌，便要抽身回去。湘春道：“小姐有心到此，便再闲耍一回。”要知鸾绡小姐是个深闺弱质，闹攘攘珠裹翠围的，走到这个旷野之处，虽然是天气艳阳、花柳争妍时候，只觉四顾无人，眼前寂寞，便生出一段凄惨不胜的心肠，急欲回还。只见太湖石背后闪出一堆红艳艳的物件来。小姐连忙叫湘春看，湘春道：“并没有什么。”鸾绡小姐渐渐看得明白，叫道：“这个分明是个菩萨神道！”惊得面如土色，寸步难移，口里不知叫些甚么，身子蹲将倒来。湘春慌了手脚，又不好丢了小姐去报知夫人，又不能背负小姐进去，只好捧着小姐啼哭。鸾绡小姐挣了半晌，一时气绝。湘春发了极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只见一个年老的园丁在园中挑水，听得哭声，走来一瞧，见小姐晕倒在地，湘春丫头在傍啼哭，连忙去报夫人。不多时，赶了许多丫鬟小使，并夫人一一出来。大家看了，目瞪口呆。夫人连叫不应，哭了一场，把湘云着实打了几下，七八个扛了进去，放在床上。连忙去请太医服药，求神祷赛，浑身都是冰冷。幸喜尚有心里兀自火燃，不忍得殡殓他出去，几个亲人日夜守在身边，眼巴巴望他转回阳世。

不说鸾绡小姐一命黄泉。且说春娘自那夜断送了丈夫，过了三五日，即同真儿走到杨老实家问信。一进门来，变着脸道：“我家官人四五日不回，你留他在家则甚？”杨老实一听此言，就如青天一个霹雳，竟不知那里来的，忙应道：“你官人前夜打鱼，网中得了一面镜子，背了回去，这数日不来，我正要来唤他。”春娘道：“何曾见来？同你打鱼，人在你身上，若还不见，我要问你讨哩。”杨老实道：“一个人身長六尺，难道藏得过的？”春娘道：“你方才说了镜子，莫非你要这件东西，将他谋死了？”杨老实见他势头不善，口内多凶，气得个捶胸跌脚，没叫屈处。春娘打台扑凳，哭了一场。他的女儿出来相劝，留他吃茶吃饭，春娘再三不肯，竟自去了。

杨老实听了这番说话，心下也就着忙，急急央人四下抓寻，并无踪影。春娘这番埋伏，计较甚高，倘若邻里盘问他，就把杨老实做个出场；若没人说起

，他也就拖绳放了。

春娘自此之后，放心与静空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好不畅意。谁料受用过度，不觉害起一场病来，十余日不得起床。

一日，身子稍强，勉强起来梳洗，就把那丈夫拿回来的镜子照了梳头。果然这镜子委实有趣：表里通明，可照奸人之胆；清空闪烁，能招仙侣之来。春娘初时一照，看得怀开心畅，漫把花容傅粉，云髻添妆。不多时，镜子里现出一道黑光，迷濛了春娘面目。只见都是些奇山异水，怪柏乱松。山坳之中布出许多楼台殿阁，更有虎豹豺狼在山脚下狰狞跳跃。春娘见了这个境界，头也不梳，只把两只秋波伫定在那镜子上面，周回仔细观看。过了一会，那楼阁之内走出一人，体貌魁梧，须眉豁达，头梳丫髻，袒腹披襟，踱踱索索走将出来。春娘看了又惊又喜道：“这个此老，我眼里从不曾见他，仔细认他一认。”只见后面一个一个都走出来了。

春娘看得心慌，连忙走开。不料，这七八个立了一屋，惊得那春娘魂飞魄散，没处躲避。偷眼一看，都是面面相窥，不开口的。只见内中有一女人，春娘勉强上前福了一福，问道：“大娘，你们是那里来的？”众人都不答应。连忙叫真儿，真儿又不在家。正没理会处，背后走出一个黑脸金盔金甲的人，右手拿着铜锤，左手带着张颢，蓬头垢面，把春娘赶个不住，打了一锤。春娘明晓得丈夫索命而来，也只好听其发落。自经打了一下，登时晕倒在地。众仙与这金甲神，都望镜中进去了。春娘直到下午方才苏醒，就把这段希奇说与静空知道，也在将信将疑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天上定婚姻的月老，玉帝命他掌管生民配偶，正在月下将书检看，查得鸾绡小姐该与富顺张颢百年夫妇，因是一贵一贱，结契无阶，恐成皓首之叹，因差金甲神赐他这面摩仙宝镜，以为径路之媒。不料张颢先世尚有宿孽未消，得了此镜别起风波，陡遭惨毒。月老趁此机会，先差金甲神采摄了张颢魂儿，与鸾绡小姐面订佳期。因此差花神来摄鸾绡小姐的魂灵，到月老宫中，两人折证。

且说二人同趋月老案前跪下，月老分付一场姻缘的定理，会合的关头。他两人叩首谢恩起来，彼此偷看了一会。即命取出摩仙宝镜，交与张颢收藏，对鸾绡道：“须查此镜此人，即是百年夫妇。”说完，就放二人还阳去了。正是：

夫妻数定不能移，勉强图谋总是虚。

五百年前曾识面，注在姻缘一部书。

却说张颢还魂转来，颈上那条绳子已松去了，就如捧定着一株大木的相似，余到江边，却又是一个地方。抬头一望，身子却在沙边滩上。连忙拖泥带水

走到岸边坐定，仔细想了那奸夫淫妇下此毒手，咬牙切齿恨了一场，悲悲戚戚哭了一会。想道：“上天可怜，留此余命。如今天色已晚，不存不济，少不得命丧沟渠，不如原赴江中，寻个自尽。”哽哽咽咽又哭了一场。

只这一场哭，惊动了五升米洪恩未报，一年前大德难忘。只见两个人手执梆锣，随口唱些歌曲，一路而来。听见哭声，喝道：“你是甚人，在此啼哭？敢是奸细么？”张颺道：“我是受难之人。”那两人道：“快快说来。”张颺将自己的名姓并家中的淫妇与奸僧的勾当，细细说了一遍。二人惊骇道：“听你说来，你是我们两个的大恩人了。”张颺道：“不知二位尊姓大名？”一人道：“我叫施恩，他叫布德。”张颺道：“你们不要错认了，我从来并不曾施恩，亦未尝布德，缘何有你们二位？”施恩道：“你记得上年，我们二人为米相打，你将五升米劝了我们的闹。自那日之后，我们两个因你感激，拜为弟兄，如今就如骨肉一般。只因荒年无计，投在山中做了强盗。今日该差巡逻，不料在此遇着恩人。你且同我们上山去，再作道理。”张颺听了这话，方才信以为然。二人将手扯他同行，方知浑身是水，连忙每人身上脱下一件衣服，与他换了。张颺道：“我若上山，倘你大王不容，叫我到何处安身？”布德道：“不妨。我大王为人仗义疏财，只差肚中少些墨水。若得你这样一个朋友，这头目他还要让你了。”施恩道：“不但让你做大王，他还要替你报冤哩。”张颺听见“报冤”两字，便欢喜起来，就随了二人同去了。不题。

且说鸾绡小姐晕去，父母守在床前。到了次日，陡然一个翻身，口中叫道：“张颺，张颺，拿那摩仙宝镜与我看。”父母再三叫唤，只觉口中微微有气，连将汤水灌下，便四肢温暖，举动得来，叫了一声母亲。父母欢喜不胜，擎拳拱手，证天证地。看看吃些饮食，不上三五天，觉痊愈了，把魂游的事情，说与父母知道。那夔夔宰相即刻传檄行文，遍天下贴了告示：“若有摩仙镜献者，即以女妻之。”又差几个得力官儿，叫他微服私行，察访的实。只这一桩事也是不小，几月之间，早已传遍天下。

且说静空听见这些说话，亲自到城中看了告示，心下想道：“妹子有面镜子，他说有人走出来，必定就是摩仙镜了。我若得了这面镜子，拿去献与夔夔丞相，他那如花似玉的小姐配我为妻，胜于这个打和尚的婆娘。我如今回去，不要与他说知，且骗他的到手，再作商量。”一路踌躇，不觉已到门首，进去见了春娘。

那知春娘早已得知这个缘故，心下筹之熟矣。静空不曾开口，春娘道：“哥哥，我有一主横财来了。”静空道：“什么横财？分些与你哥哥用。”春娘道：“自然有你分。”就说着这面镜子：“若得万金，我即卖与他去。”静空到打了一个灯心棒，呆了半晌道：“那有这许多银子卖？便得了十廿两

，也就够了。”胡乱说些闲话。

过了三四日，静空想道：“这面镜子，若要骗他的，断断不能到手。俗语说得好，千讨不如一偷。”候得春娘在厨下做饭，便钻入房中，翻箱到笼，影也没有一个。那知春娘晓得这物是值钱的，□□藏在一个夹巷里，并无一人得知。静空寻了半晌，并不见影，只得床下来寻，将身钻入。不料春娘走来，恰见这和尚似狗的一般爬入床下，甚是可骇。春娘轻轻拿了一条门闩，照腰里用力打了一下。这和尚十分痛楚，连忙退得出来，也是立不直了，便眠倒在地骂道：“贼淫妇，为何下这毒手！”春娘见他□□，举门闩又要打去。静空急了，连望床下钻进躲避。停了两个时辰，这痛方住。

春娘晓得他要偷这面镜子，问道：“你爬到我床下做甚么？”静空道：“你床上许我爬，床下到不许我？”春娘道：“如今床上也不许你爬了。”静空到不好意思，陪笑道：“偏要来爬一爬。”将手扯春娘揪在床上，要与他云雨赔罪。春娘放落脸来，用力洒脱。静空见话不投机，发怒道：“你要将待张颺的手段待我，你休想哩！”春娘听了这句，发急起来，道：“你这黑心秃驴！我一身被你玷辱，丈夫性命又被你害了。如今与你这秃驴打伙，怎有出头日子？你到快快请行。”将手推静空出去。静空见他这个推法，气得一天之火，想来是要断恩绝义的，将手揪春娘在地，着实打了一顿，竟自去了。

可见恶人的心肠，易于反覆。两人起初十分恩爱，翻转脸来，又是十分仇敌。这个情理，人所不知。要晓得春娘与这和尚通奸，只是一时失志。但既勾搭上了，无由割断，候着丈夫不在，便落得与他偷闲，何曾有个害丈夫的心？不意那日遇着张颺回来，叫起地方，那是骑虎之势，恐怕出乖露丑，发起这点毒心。后来丈夫死了，静空就如夫妻一般，不离左右，摆在面前，觉得也有些厌恶。就是两人并肩交颈，那和尚未免妆娇作痴，把光头在春娘脸上搯搯擦擦；若是新剃光的还好，略略长了一二分，便要弄得个不耐烦。干起事来，又像那饿虎攢羊、馋鹰搏兔的相似。偶然一次，也经受了。如今日日上场，未免倒戈弃甲，投递降书，把他十分狼藉。春娘到也有些气他不过。比着自己的亲夫，终是读书之人，那惜玉怜香的心肠大相悬绝。所以日常间比前大不相同，疏疏淡淡，任其去来，并没一点眷恋之心。每每听到五更，一梦初醒，平旦之气，良心发现，想着丈夫无罪无过，把他一命黄泉，尸骸零落，就出了几点迁善改过的泪儿。欲要拒绝和尚，又没处生端，今日趁此机会吵闹一场，赶他出去。

柳春娘虽有此心，也还未肯踢开。只因有了这面镜子，得了这主大财，唯恐静空在此，未免私下要打他些后手，当官要分他些用用，便怀了一个忌刻的心。他思量有了这主财帛，嫁个老公，明公正气成个格局，终日守着这个光头

，也羞见故人邻里。这些都是恶毒肚肠，奸巧肺腑，人所想不到的。

那静空也不是个好人，他要弄了这面镜子，将来做个大富大贵的人，就把这旧相知视为冰炭。若还把他偷去，他就断了这条路了，死也不上门的。当初没有老婆，遇着春娘如同活宝；及至久在身傍，也便如此，他就起了这点贪心。这是恶人得陇望蜀的念头，自不必说。

哪知这场闹吵祸起萧墙，惹动了：

假盲儿留心看破，真孝子为父伸冤。

要知两人口舌自然生出祸来，看他下则，方快人意。

卷五第四则

盲儿宛转雪奇冤

却说张真儿坐在灶下，侧耳听见二人吵闹，从前老底听得十分明白。到了次日，捏根拐儿，走到一个亲眷人家，央他写了两张状子，怀在身边，连忙寻到黄龙寺里去见静空。

适值静空正在山门前与人讲话，见了真儿叫道：“外甥何来？”真儿听见是静空声口，上前作揖，欲待开言，恐人听见，又住了口。静空也防他说些甚么，一把扯了，直到自己房里，问道：“你来何干？”真儿道：“外甥特来通知舅舅，你昨日与母亲厮闹，却被邻人得知，都说舅舅谋死父亲，地方保甲要出首哩。”静空忙了手脚，想了一想，对真儿道：“我如今也顾不得了，明日我到县间，先出首一状，说你母亲谋死丈夫。”真儿道：“若还如此，舅舅洗得干净，只是难为了我的母亲。”静空道：“只要光鲜，那里顾得！”真儿问些父亲死的来历，静空一一告诉。两人说了一会，送真儿出了山门。

到得家中，真儿便大惊小怪。春娘问他何故，真儿道：“适才走到门前，只见东边也说张大娘谋杀丈夫，西边也说柳春娘谋死老公。孩儿问道：‘你们从何而知？’众人道：‘你母亲将绳缢死，尸骸丢在江中。’”春娘听了这些说话，果然一字无差，没法起来，千求万告要真儿生一计策，以免此祸。真儿故意不说，当不得春娘哀求不过，哭将起来，就倒头下拜。真儿连忙扶起道：“母亲不必慌张，我且问你，这舅舅你还是要与他来往么？”春娘道：“这样人，还要说什么来往不来往！你母亲被他玷辱，父亲又被他害了性命，我恨不得将他茹毛饮血，方出此气。”真儿道：“如此我们先去出首一状，说舅舅谋死爹爹，方好保全母亲之罪。”春娘道：“这个有理。”真儿也将父亲的形迹，细细盘问。春娘不打自招，却也与静空的口词一样。

到了次日，真儿将一张状子与春娘递了，静空也去递了一张。那县官看了这两张人命状子，你说他害，他说你谋，其中必有原故，立时出签，拿这两个

原告听审。不一时，都已拘到。录了口词，却也都辩得有理。问道：“你家还有何人？”春娘道：“家中只有一个瞎子。”县官即拘张真儿讯问。

真儿一到堂上，竟不开口，也递一张上去，即是告这两个的。县官看得了然明白，竟要这两个原告供招。二人你推我，我推你，推个不落地。县官把静空夹了一夹棍，打了五十敲；春娘拶了一拶子，打了三十个过船钉。两人受痛不过，只得招了个奸。那杀，既无尸首，又无凶器，县官也不好定罪。放了夹棍、拶子，带起明日再审。三人一齐赶出。

走到一个空隙之处，春娘对静空道：“我们到被真儿陷害了。如今事已至此，奸是招了，那杀是招不得的。若还再要用刑，只好推在杨老实身上。”二人计议已定。

到了次日复审，县官又要用刑，二人竟将杨老实一口咬定。县官出了火签，立时拿到。也夹了一夹棍，杨老实只得招了，是扛入江中死的。县官叫收监定罪。就取一面双连枷儿，枷了这奸僧淫妇，遍游四门。

不说柳春娘的风月冤家。且说张颉自江头遇着施、布二人，同到山上。见了寨主，即忙行礼。那寨主名为鸟山大王，为人到也温雅，绝无一些强盗的气味。一见张颉跪下，慌忙扶起道：“你是个仗义之人。今日遭此颠沛，且宽心住下，容当与你报冤雪耻。”看了一坐座儿与他坐下。茶罢，即设席以待。两人一见如故，遂成莫逆之交，即拜为军师之职。张颉是个来得的人，与他捣鬼出些告示，票些押条，寨主十分乐意。过了月余，即差数十名喽罗，到张颉家里拿这两个人来，听凭军师锻炼。

这些喽罗领了将令，俱扮作百姓形状。行了数日，已到富顺地方。打听张颉住处，到了黄昏，便打门进屋。四下搜寻，并无什么和尚、婆娘，走到灶下，只见一个瞎子睡在那里。一把扯将起来，问道：“这里有一个和尚并一妇人，至那里去了？”真儿睡梦醒来，打头不应脑，答道：“和尚、妇人枷哩。”喽罗道：“家里没有。”真儿道：“他枷在城里。”喽罗道：“张颉明明说在城外，何曾在城里？”打真儿一个嘴巴，惊得睡梦才醒，耳朵里听见说什么张颉，连连问道：“你们方才说什么张颉，敢是见他么？”喽罗将张颉的来历，说与他听。真儿方晓得是强盗，因把这两人的事干，说与喽罗得知。喽罗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将何回覆大王？”一人道：“就将这瞎子去便了。”真儿哀求道：“小人正要与这两人做个对头，若拿了我去，他们的罪就轻松了。”

众喽罗只因无物可为折证，倒踌躇了半晌。只见手中火把已过，众喽罗慌了手脚，没法摆布。一人道：“弟兄们，莫要慌张，我且说一个故事与你们听。”众人道：“什么时候，说些故事。”那人道：“说了故事，就有火把。”众人见说故事有火把的，只得洗耳恭听。那人道：“当初三国时节，关云长

同甘、糜二夫人降汉，住在驿所。曹操差人馈送下程，其余俱备，惟有蜡烛，只得一枚。这是曹操见他只身陪着两个□□□的嫂子，故行此计。谁知云长是个智谋□□的人，他见烛影将残，即把那驿中的壁落尽行拆毁，将那些竹片放起火来，烧了一夜。这叫做焚燎之策。我们如今没火把，四面皆是，何必踌躇？”众喽罗听说，登时□□□□，拆了无数，缚成火把。只见拆到一个壁厢，骨碌碌一件东西滚将出来。大家一看，却是一面镜子。真儿听见说是镜子，就对众人道：“大王们不要烦恼，这镜子是我父亲打鱼得来的，你可拿去与父亲看了，便是折证。”众喽罗背了镜子，竟自去了。不题。

且说张真儿听得父亲下落，想道：“若还我不去问他讨人命，这杨老实如何出头？如今且作□□，背上书一黄布‘为父报仇’四字，沿街求讨。”不料生意甚是兴旺。你道为什么缘故？只因背上有了这个大大招牌，人人道他是个孝子，铜钱银米，到挣得衣食丰隆。

一日，走到一个荒僻去处，只见三个人叫定了真儿道：“你为父报仇，我们如今要拿你去处死哩。”真儿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三人道：“我们是官府差来的。”真儿道：“我正要伸冤，就同你去。”三人道：“你若同去，自分必死。不若你不报仇，我们放你逃生去罢。”真儿道：“我这恩父死于非命，今日之冤，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。我只伸了这冤，死亦瞑目。”三人见他孝意淳淳，虽将言语试他，竟不可解，便道：“你这孝心果然真实，只是双目不明，难以作事。我们有眼药在此，将你两眼点开。”真儿欢喜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我真儿得见天日了。”三人将他两眼一点便开。真儿定睛一看，却是三位道人，连忙倒头下拜，到磕了七八十个头。走得起来，三人都不见去向。真儿又惊又喜，想道：“必是三官大帝，怜我孝心，特来救度。”便丢了拐儿，散步而行，好不快活。

只是杨老实自受了这番苦楚，坐在监中，亲人也不见面。家中止得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儿，又是娇娇滴滴，独自在家。幸喜间壁王婆过来陪伴。杨老实在监□不想回家的日子。不意张真儿两眼光明，讨饭生意顺利，讨来的先送到监中，待杨老实吃了，然后自吃，朝朝往来，未尝间断。若有银钱多余，就拿去与他的女儿买柴余米。亏他一人到养活两口。不题。

且说这些喽罗，将这面镜子回到山上，覆了大王。又去见张颢，说明此事。张颢收了镜子，放在房里，□□进房歇宿。只见许多仙人鱼贯而入，望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不自能解。想了一夜，次日即说与乌山大王听，大王欢喜道：“听先生所言，这必是宝贝了。如今夔夔宰相差人画影图形，遍地挨查，如有摩仙宝镜献上，即以小姐妻之。先生何不将此镜献入，博个功名富贵，也未可知。若只在此山中，终无了日。非是小将见辞，实为先生筹划。”张

颺暗想，魂游月老宫中所说之事，与今符合，即便应允。

二人商议已定，次日即差两个喽罗，背了镜子，备了行囊，鸟山大王送了五十两赍仪，办了一席饯行酒，亲自送到十里长亭。握手（下缺）。